

T.1681/2402(6)

勸善書

十三十四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三

嘉言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出經

華嚴

生長富貴當念惜福。○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而身安。○須惜福乃可

年。○為善者未嘗無報也。不以其實則以其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

福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像。刻雕成衆相皆已成佛道。○彩畫作佛像。

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天

上人中受諸快樂。○若作佛形像者。世世生處身體完好。後死得生第七

梵天。○造佛形像相好具足令人見之心生歡喜。能滅恒河沙劫生死之

罪。○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

○繪畫尊像日夜虔虔尊重供養當獲三十種上妙功德。○凡塵繫心皆

先造像一念發心得福無量。○聖相年久風雨侵損以時修復得福無量。

○所造功德第一造像第二寫經安置道場傾心供養當獲福報。○諸善

已滿得生有道之國。

感應

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長大項有日光飛至殿庭旦問群臣太子問人傳毅奏曰周昭王時西域有佛出世其形長一丈六尺而黃金色下所夢將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書異記仿之帝遂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等一十八人使西域求佛法蔡愔等至天竺鄰境月氏國遇梵僧攝摩騰竺法蘭二人奉佛經像來震旦東土遂同東還永平十年至京摩騰入闕獻經像帝大悅館于鴻臚寺法蘭同行而後至帝於城西雍門外別立一寺騰蘭居之以白馬馱經而來遂名白馬寺永平十四年或斥言其偽騰蘭白於帝曰吾佛出世間法水火不能壞請驗之帝勅盡出所有奇經秘訣與沙門所持來經像就焚之正月十五日火作而沙門諸經完然不燼言者稽首欽服帝益異之由是騰蘭習漢言久之譯四十二韋經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五經帝嘗幸其寺騰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因而起夷之復然夜有光怪民呼為聖塚曰祀之疑洛陽神也出馬曰按天竺金藏詮所誌阿育王歲如來舍利于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大那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日駕幸聖塚而騰蘭往

下起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過二大士亦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受制度於騰蘭塔成九層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現有金色手出塔頂尺許如琉璃中見天香郁然帝駕幸拜瞻光隨步武旋繞自午及申而滅。

昔有光菩薩者鄆縣人其先世習雕塑至光藝益精甫壯年忽厭家累將從海會壽梅峯剃落其妻子固留之光夕遁去遂引刀斷髮服僧伽黎絕浙河逾具區登匡阜徧參有道尊宿踰十寒暑還謁壽已遷化聞華頂無見和尚道行清峻挾胸中所疑接之無見令究狗子無佛性語獲證入遂禮無見為得度師光一生雕飾兩浙諸山佛菩薩像甚多事畢掌包即去未嘗受其毫髮之報暮年歸隱華頂遂於石橋菴塑五百應真像窮極巧妙始事之晨雲霧間鼓鍾與梵音洋洋聞作贍工闕園蔬光欲遣人化之忽寧海多寶寺圓講主者送菜至光喜問故曰向真菩薩以尊命到寺化菜故送至時菴中有名真者臥病久不出由是知神人應化也光亦不經意年七十有三無疾坐斃于華山

晉時僧法洪住瓦棺寺。義熙十二年。宮禁鎔鑄。未禁之先。洪發心鑄丈六
金身。鑄竟。像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禁械。洪日誦觀音百遍。忽夢所鑄金
像來獄中。手摩其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常沸液。當洪被禁。日
城中牛馬皆不肯入欄。時以為怪。旬日赦至。洪因赦免。像即破模自現。胸
前遂堅。

昔佛在世時。跋耆國王名優填。來至佛所。頭面頂禮。合掌白佛言。世尊。若
佛滅後。其有衆生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曰。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
德無量。不可稱計。世所生。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受福快樂。身體常作紫
磨金色。眼目清潔。面貌端正。身體手足竒好。常為衆人之所愛。若生人中。
常生帝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豪貴巨富。財產珍寶。不可稱數。

晉恭帝元熙元年。帝深敬佛道。詔於瓦棺寺鑄釋迦佛丈六金像。畢功之
日。放光滿寺。傾都人士咸致供養。

宋。江陵長沙寺沙門釋僧亮。志操剛烈。戒德堅淨。常結西方願。造丈六無
量壽像。功用既巨。積年不辦。聞湘州鋼溪山廟。其饒銅器。欲化道守鬼神。

亮成辦。遂州刺史張邵告曰。此廟靈驗。犯者輒斃。且蠻人守護。恐此難
亮曰。福與君共。死則身當。即給人船。未至一宿。神已預知。風震雲冥。鳥獸
嗚呼。俄而亮到。霧歇日明。未至廟屋二十餘步。有兩銅鑊。容數百斛。見一
大蛇。長十餘丈。從鑊騰出。亘身斷道。從者百人。悉皆退散。亮乃整服而進。
振錫告蛇曰。汝前世罪業。故受蟒身。不聞三寶。何由自拔。吾造丈六無量
壽像。聞此饒銅。遠來相詣。幸可開路。使我得前。蛇乃舉頭看亮。引身而去。
亮躬率人徒。捷取銅器。唯牀頭唾壺可容四升。有蠅蚘長二尺餘。跳躍出
入。遂置不取。廟器重大。十不收一。唯勝小者。船滿而還。守廟之人。莫敢拒
護。亮還郡。鑄像。以元嘉九年畢功。神表端嚴。威光偉曜。造像靈異。聲傳京
師。文帝奉迎。還都。以燄光未備。敕造金薄圓光。欲處安樂寺。僉以彭城之
塔顯居國門。送像處焉。至明帝之初。以舊邸為寺。請像移住。置于湘宮大
殿。後亮以此功坐化而逝。
梁。東海何敬叔。少奉佛法。因得梅壇製衣。以為像。而無圓光。屢求不獲。因夢
一沙門杖錫來曰。檀非可得。縣後何家桐盾。可求之。次早因求買之。何曰。

魯未示人。君何得知。敬叔以事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敬為湘府直
省。又夢德現。

宋海州朐山賀氏。世畫觀音像。全家不如葦。每一本之直。率五六十千。而
又經涉歲時。方可得。蓋精巧費日。致然。傳至六代。待詔者於藝尤工。正據案
施丹青。一丐者及門。遍體瘡癩。膿血潰出。臭穢不可近。携鯉魚一籃。遺之。
求畫。賀曰。吾家絕葦累世矣。何以相污。其人曰。君所畫不逼真。我雖至貧。
行乞。却收得一好本。君欲之乎。賀喜。洒掃淨室。延之入。即反拒戶。良久呼
主人。賀往視。則已化為觀音真相。金光繚繞。百寶莊嚴。賀喚子弟焚香敬
禮。遽失所在。室中異香芬馥。歷數月不散。由是畫名愈彰。

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禮拜。頃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
懈。經于五年。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拂拭牀帳。乃見失
像儼然具存。後凡有祈靈。各如響。

梁剡石城山有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剡意苦節。戒行嚴淨。後
居剡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光之形。

上有叢樹。曲榦垂蔭。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明煥炳。聞絃管詞讚之聲。於
是擎鑪發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
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雕鑿移年。僅成面璞。頃之護遘疾而亡。
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克果。後有沙門僧
激。慕嚴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天監六年。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
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皆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道人來告云。若識
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
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
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自言去歲剡溪所囑。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答曰。
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
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
王。王即以上聞。勅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抽捨金貝。
誓欲成之。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達。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
所。商略分數。至明日適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

錘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卍字處。色赤而隆起。猶不施金而赤色存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座高五丈。佛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即瘳。王後改封南平是也。

唐殿中侍御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三更。聞外人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其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首菑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還。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不起。璞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着南壁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着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

恨不得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身已卧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勅馳驛往齊州。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迴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為。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為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則同宿。遂至陵鄉。鬼辭曰。吾取近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禮佛。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可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悟。

梁武帝於本第立光宅寺。鑄金銅丈八像。匠臨就治。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奉勅送寺。即就鎔寫。一鑄便成。惟覺高大。試量乃二丈二尺。以狀來聞。勅云。初不送銅。斯乃神奇。應感也。遂鑄花趺。以為靈誌。

宋道生居常熟興福。造丈六彌陀像。得縣令梅汝能施財妝采。即集眾諷經念佛。陳白慟哭。辭佛。歸卧房書偈坐亡。竟往生淨土。

宋喻思淨居錢塘北關。常誦觀音經。念佛不輟。善畫佛。必先靜室觀想。一日畫丈六彌陀佛。先見佛光。遂悟筆法之妙。人因號喻彌陀。建監院名妙行。飯雲水。終其身滿三百萬人。忽靜默端坐。心想西方。越七日。臨終索香供佛。跏趺而化。異香經旬。

宋僧如寶受業雪川覺華。因聞自昔珎禪師夢設浴往生事。遂發心開長堂浴二十年。及建立佛像。願求往生。年八十一。請眾啜茶言別。遽聞鍾鳴一聲。眾皆驚異。即向西跏趺合掌。凝望而化。

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

座親事經理。勅沙彌

沙彌華言息慈

為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

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齧。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後隨舶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蒼有是事。便詣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見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岫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摹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鷹采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

昔毗婆尸佛入涅槃後。難陀

佛弟子名華言善歡喜

爾時為大長者。於辟支佛

辟支華言獨覺

塔廟之中。青黛塗壁。而以畫作辟支佛像。因而發願。願我世世生尊貴

家。恒得端正。身相金色。值佛得道。緣此善根。發願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體端正。有三十相。豪華尊富。快樂無極。

隋時凝觀寺僧法慶。開皇三年造夾紵釋迦立像一軀。舉高一丈六尺。像功未畢。慶身遂卒。其日又有寶昌寺僧大智。死經三日。而便蘇活。遂向寺僧說云。於閻羅王前見僧法慶。甚有憂色。少時之間。又有像來王前。王遽走下階。合掌禮拜此像。像謂王曰。法慶造我。今仍未畢。奈何令死。王自顧問一人曰。法慶合死未。答曰。命未合終。而食料已盡。王曰。可給荷葉。令終其福業也。俄而不見。大智蘇活。為寺僧說之。乃令於凝觀寺看之。須臾之間。遂見法慶蘇活。所說與大智不殊。法慶蘇後。常食荷葉。以為佳味。及取餘食。終不得下。像成之後。數年乃卒。其像儀相圓滿。屢放光明。此寺雖廢。其像亦存。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其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于牀。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畢。縣官亦至。因為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

長尺餘。闊厚四五寸。形似豬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豬肉。大安曰。我不食豬肉。何緣負汝。即聞戶外有言曰。錯非也。此物即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而化為僧。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為汝將痛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大安得其形狀。見僧背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復不痛。能起坐食。十數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為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事。有一婢在傍聞說。因言大安之家初行也。安妻使婢詣像工。為造佛像。像成。以綵畫衣。有一點朱污像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像。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宛如補處。於是歎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佛法。彌殷禮敬。益增年算。

唐李邵者。為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國。忽因參選入京。就於三洞觀側客院之中。偶見其家亡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

王也。以名呼之。歛衽而至。問其故。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輒出買物。遂巡即回。回即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方至。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所居室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叙存沒之事。或泣或悲。而頗令小玉看時節。久之。小玉報云。來矣。顏色憔悴。語聲哽咽。揖邵請去。邵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邵匆遽避之。小玉即引於簾後。且立。其妻迎少年拜。亦不顧。擲蓋於地。化為大鑊。水滿火起。煙焰蓬勃。少時即沸。少年去。六帽。即牛頭神也。將义立於鑊前。以义其妻拋於鑊中。號叫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尋亦火滅。以义挑其骨排於庭中。張蓋而去。其妻身亦復舊。蘇而徐起。泣謂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其變化。苦楚亦深。悲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救拔不。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為功德。相託爾。此處隣里有受苦者。畫太乙天尊一身。便得免罪。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邵即於三洞觀中。訪太乙天尊之像。殿上有古本剥落。厚以金帛。召工畫之。亦就觀設齋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畢。躬自檢校。無暇

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止。已空屋矣。留語隣母。深荷太乙功德。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也。邵每勸人作太乙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昔勾崇道。有德行於蜀。願以金三十兩。鑄白馬老君聖像。猶欠十兩。忽一日。焚香之際。風吹一紙貼落。得金如其欠數。以成功德。與華陽丞呂翼友善。因言余去世日。託送於東郊。以烈火燎棺為惠也。忽於逆旅寢宿。如常及明。已蛻矣。肌體容狀。宛然如生。翼相送。而大具薪火。自棺中而出。飄焰盛烈。人見崇道。騰翥焰燎之上。冉冉向西北而去。

唐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像。高丈餘。於龍朔中。刺史李謨為母氏太妃。追薦所造也。上有文。未刻字前。有二道士來。為使君篆刻其文。云我二人天下名篆也。約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人窺。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即畢。使君從之。二道士挈一布囊入。自闔其門。至三日。開之。只見白鴿一雙。自門飛出。及視篆文已畢。餘一及字。但有一畫不成而去。使君神之。

宋僧善榮。四明小溪周氏。入南湖觀室十六年。閱藏經。修期懺。金書法華。

楞嚴辯相淨名圓覺光明諸經造彌陀像遇法會則拈施自畫水墨觀音
求者便與宣公亡後三年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請眾諷普賢行法經彌陀
經念佛聲中跏趺而化時以為赴宣公淨土之約弟子海印高行似之
宋危道爰丹陽人先於諸寺造大像七軀務極精麗又冶金銅造無量壽
佛像忽於眉間放大光明地皆金色像與爰記曰汝舍此身必生我國即
於像前端坐而化

梁武帝以天監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往迎案佛遊天竺
記及雙卷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天一夏為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填國王
遣三十二匠又賣梅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
返座高五尺在祇桓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
華等八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遠乃令
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
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填王經云真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為眾生深
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弟二像行數萬里備歷艱關難以具聞又渡大海

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眾及傳送者身多亡歿逢諸猛獸
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鐘聲巖側有僧端坐樹下騫負像下
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僧授澡灌令飲並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
三佛陀三藐三佛華言正金毗羅王佛之別名自後至彼大作佛事語
頃失之爾夜愈夢見神曉共圖之至天監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揚都
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但是弓刀稍等
並作蓮華塔頭帝由此蔬食斷欲

齊釋法匱出家於枳園寺誦經守素凡得襯施聚以造像供養一日還其
舊居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之皆見匱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
焉是晚奄然而卒尸甚香軟眾咸悟其得果遂聞於帝帝親臨幸為設僧
供為營理殮葬襯施雲集仍以其錢起枳園寺塔

唐尙軫妻劉氏年二十六歲生一男得兩周一女方周滿忽夜夢入冥司
判決劉氏來春三月命終其夫與親屬咸問哭泣之忽一日自省遂命畫
士繪畫佛菩薩像一軸恭敬供養斷除葷酒晝夜躬對佛前精虔持念金

剛般若經發願云。惟願我佛慈悲。增延世壽。若滿四十五歲。兒女皆有娶嫁之期。死入黃泉。亦自瞑目。至太和四年冬。恰滿四十五歲。一日通告骨肉親緣曰。吾死期已至。何軫以為鬼魅所纏。不信有此。至歲除日。劉氏自請大德沙門。祇對三寶之前。授以八關齋戒。沐浴更衣。獨處一室。跏趺而坐。端然化去。凜乎如生。唯頂上熱而灼手。凡四方士庶見者。聞者。無不歸敬三寶。

宋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即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輒先告之。凡二三十年。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皆井。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為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携矛臨井。叱張令出。既出。即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刃于地。曰。冤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留此。必為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

其脫也。乃遣去。丁生蓋河北民。為金人簽軍者。

唐汝南周哲滯妻者。戶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寶中。得暴疾。危亟。死。平生所有衣服。悉捨為功德。唯有一紅地綉珠綴背襠。是母所賜。意猶惜之。未言。其疾轉劇。又命佛工以背襠於疾所鑄二軀佛。未畢而卒。初羣鬼搏撮。劇明。登大山。忽聞背後有二人喚令且住。群鬼乃遷延不敢動。二人既至。顏色滋黑。灰土滿面。群鬼畏懼。莫不駭散。遂引席氏還家。聞家人號哭。二人直至屍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新鑄二佛也。

唐聖善寺僧道憲。俗姓元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稱之。時江州元刺史欲畫觀世音七鋪。以憲練行。委之勾當。憲令元持齋潔已。施諸絲色。悉以乳頭香代膠。脩極清淨。元深嘉之。事畢。往預寧取材造文殊堂。後成。將還。忽然墮水。江流湍急。同侶求拯無由。憲墮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有異光。久而視之。見所畫七菩薩立在左右。扶策而起。遂得脫于難。

宋有隨州知州妻石氏。一日忽苦臂疼。知州請醫。命藥無所不至。其臂疼

愈甚死不能堪忍也。於是其子發心修佛。凡一城之內。佛像有手足不完者。皆修之。所費極不貲。工未畢。而臂疼頓除。安貼如平時。
宋張光贊者。金水石城山張羅漢之裔也。以其善畫羅漢。因以名之。每於寺觀。粧畫功德。多歷春夏。隨飲食。其性謹慤。守道不移。如是五十餘年。人皆敬重之。甲午歲。為賊所執。迫令引頸。凡數劍而頸不斷。遂於積屍中卧。至夜。央見一老僧曰。汝平生粧畫功德。用心。吾來救汝。言訖。開目無所苦焉。其劖痕。人皆見之。西方聖人。恩祐明顯。有若是之徵耶。
宋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媪。年八十餘歲。獨處茅簷之下。日丐于市。頗為人所憐。敝衣糲食之外。蓄其賸錢於箴。欲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鄰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燼中得故餅。略無壞缺。而錢自鏽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揚枝淨瓶。皆具。工製妙巧。塑匠驚歎。以為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嚴奉。留媪事香火。壽過百歲。紹熙中猶存。時明州民媪一事。亦略相似。蓋佛力不可思議。而鄭媪素蘊其誠。故能感通。以成是像。不假摹鑄之力也。

吳陸暉繫獄分死。乃令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刀折。三易之。皆然。官問之。故暉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頂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得免。

宋靖康元年。都城不靖。皇弟肅王。少宰張邦昌。給事中沈晦。皆將命使虜營。為所執。富州陳昱。為僚屬。携素所事沉香真武像偕行。雖在囚繫中。香火之敬甚謹。及還京。復被旨再行。至燕山。虜留肅王張丞相。而遣昱海還。是夜夢真武授以兩符。使遇急難時。研朱書之。汲淨水吞服。若不暇吞。則佩之。更不得已。則以手指畫於頭面四體。亦可。其文曰。凶。凶。及次京城。已再被圍。城上飛矢如雨。胡騎復驅之。不容避。昱急畫二符於面及腹間。矢從兩旁過。略無所傷。

隋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恒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世音金像。連光五尺。現高座上。眾歎其精感所致。

唐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取魚為業。後患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見火車來燒身。官府責取魚多。遣生受罪。已經數日。乍生乍死。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軀。仍令合家不食酒肉。遂差。

宋史雋素慢佛。每見尊像。怕輕誚之。後因病脚攣。種種祈福。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佛能救濟苦厄。不可侮也。可試造觀音像。雋以病急。如言鑄像成。夢觀音。果得差。

宋張逸為事至死。預造金像。朝夕祈命。後坐罪臨刑。刀拆而項不傷。官問其故。答曰。唯以禮像為業。其像項上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

嘉言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業盛者報重。○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善人種德。降祥於天。○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善累積為福之種。

釋諸佛滅度後。供養舍利者。起萬億種塔。金銀及玻璃。碑礫與瑪瑙。玫瑰琉璃珠。莊校於諸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於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命終生天。作大梵王。○直金百千萬。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團泥。敬心治佛塔。○彼佛如來滅度已。供養舍利無厭足。悉已種種妙莊嚴。建

立難思。眾塔廟。造立無等。窠勝形。寶藏淨金。為莊嚴。此方便力。不可盡。是故福報無盡極。○諸佛滅後。起七寶塔。亦以華香供養舍利。其窠後身。得佛智慧。成等正覺。○百千車真金。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善心。香華供養塔。○現在諸佛。及佛滅後。所有舍利。具諸供養。如是修集。無量功德。○成就觀玄壇。生大富貴身。○廣造經像。立觀度人。普救一切。生天王國。○立觀度人。修齋布施。福報深厚。

感應

五代潼州白龍谷陶人梁氏。世世以陶冶為業。其家極豐腴。乃立十窰。皆燒瓦器。唯一窰所成最善。餘九所。每斷火取器。率窰邪不正。乃鬻于市。則人爭信之。凡出盡然。固莫知其所以也。谷中故有祠曰白龍廟。蓋因谷得名。靈響寂寂。不為鄉社所敬。梁夢龍翁化為人來見曰。吾有九子。今皆長立。未有依處。公寄身於汝家窰下。前此陶甄時。往往致力。陰助於汝。梁曰。九窰之建。初未嘗得一好器物。常以為念。何助之云。龍曰。汝一何不悟。器劣而獲厚利。豈非吾兒所致耶。梁方竦然起拜謝。龍曰。汝苟能與之創廟。

異時又將獲大福矣。許之而覺。即日呼匠治材。立新祠於舊址。設老龍像。正中坐。東西列九位。以奉其子。迨畢。居民遠近和會。瞻禮歡悅。其後以允陽祈禱。雨不移日而降。梁之生理益富於昔。

唐釋道遵。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耀不關於心。聲塵不染。其性誓學天台。一心三觀。宗于佛乘。因廣寫法華經於蘇州支硎山。置看經院。一日發其心。二日規其址。作不逾序。殿閣化成。大曆元年。州將常元甫等。共睹殊勝。相與飛表。詔特署法華道場。自江以東。建十七所。皆遵之力也。復拉精行僧二七人。常持此經。以報上恩。又鑄舍那像。起多寶塔。造彌陀佛。寫三大部經于道場。後於靈巖行法華三昧。忽睹光明。上燭于天尊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荆溪然師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八法華道場。自睹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際垢之相。師竟歸窳。此山寺有益翰二師。同夢大殿崩倒。實道遵去之兆也。昔有一比丘。名曰聽聰。聞法欣悅。即從座起。為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佛教真諦。洪潤無量。所以者何。我念宿命。無數世時。波羅捺國。為長者。

子。於大道邊。作小精舍。供給眾僧。行路類乏。亦得止息。緣此功德。命終生天。為天帝釋。下生世間。為轉輪聖王。各三十六返。典領天人。足下生毛。躡虛而遊。九十一劫。食福自然。今值世尊。願臨眾生。蠲我愚濁。安以淨慧。生死裁枯。彌曰真人。福報誠諦。其為然矣。

唐台州臨海縣涌泉寺。先是有任徵君。礪行清白。篤志堅高。而又深信佛道。多修善果。有女子專誦蓮經。一時經室中生青蓮華七本。舉世希奇。徵君見已。善心內發。即欲捨宅為寺。尚冥密間。時有懷玉禪師。卓菴於樓石山。相去不遠。師於禪定中飛錫而來。正遷徵君之庭。君盡力挽出。錫入地三尺。泉水涌高三尺。由此即以宅造寺。請禪師開山說法。住持。因此彌涌泉院。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姓王氏。襄陽人。幼年出家。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遊履聚落。但據形勝之處。皆措心營造。安處寺宇。為僧行道。至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村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渡江西上。至番禺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眾生同此福緣。故其所到村邑。見有坊寺。

禪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為沙門惠雲
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欒櫺重疊。光曜鮮華。初造之日。誓用
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皆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必其
有徵。松變為楠。若也無感。閣成無日。衆懼其言。四出追求。乃於境內下巢
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
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得通道。唯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江
首。途中灘覆。牌筏並壞。及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
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
于今尚存。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
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頭上自然有摩尼珠。時父母因為立字。名曰寶珠。
年漸長大。見佛出家。成阿羅漢果。入城乞食。時寶珠故在頭上。城中人民。
怪其所以。競來看之。深自慚耻。還歸所止。白言世尊。我此頭上。有此寶珠。
不能使去。今者乞食。為人嗤笑。願佛世尊。見卻此珠。佛告比丘。汝但語珠。

我今生分已盡。更不須汝。如是三說。珠自當去。比丘受教。寶珠不現。時諸
比丘。請佛為說宿業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
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
供養之。時彼國王。入塔禮拜。持一摩尼寶珠。繫着塔頂。發願而去。緣是功
德。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有寶珠。在其頂上。受天快樂。至今值
佛出家。得阿羅漢果。

昔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華言無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
可稱計。無有子息。祠祀神祇。求索有子。精誠感應。足滿十月。生一男兒。端
正殊妙。世所希有。家中自然有一泉水。從地涌出。有諸珍寶。充滿其中。後
有華樹。天衣上服。懸之樹枝。時彼長者。見其如是。喜不自勝。召諸相師。占
相。此兒相師。覩已。問其父母。此兒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此兒生時。家
中自然有一泉水。從地涌出。有諸珍寶。充滿其中。及以樹上。有好天衣。因
為立字。名衆寶莊嚴。年漸長大。稟性賢柔。慈心孝順。將諸親友。出城觀看。
漸次遊行。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耀。如百

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華言果。婦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衆寶莊嚴比丘。宿造何福。生便有是奇特之事。出家未久。復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捺國。有佛出世。號留孫陀。化緣周訖。遷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梵摩達。多取捨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者。賫持華樹。懸諸珍寶。種種衣服。及以瓶水。安置塔前。發願供養。緣是功德。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泉及以華樹。隨共俱生。乃至今者。值我得道。昔佛涅槃後。阿育華言無憂王國。有迦羅越。其人福德。世間希有。意有所須。應念即至。其家舍宅。七寶所成。閤內婦女。端正少雙。晝夜娛樂。快樂無極。其人信心。恒常供養。二萬餘僧。阿育王聞。便召見之。而語之言。聞卿大富。家有何物。即答王言。家無所有。王不信之。便遣人看。使至。唯見門閤七重。舍

宅堂宇。七寶莊嚴。巍巍無量。使入室中。不見餘物。唯見婦女。端正少雙。使見即還。具以白王。王意漸解。時迦羅越。知王解已。便於王前。以手東指。即時空中。七寶雨下。不可限量。指餘三方。亦復如是。王見乃知。是大福德。王即指寺。請問此事。寺有上座。得阿羅漢。三明六通。王問上座。此迦羅越。宿植何福。所須自然。應念即至。上座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迦羅越。爾時與其四人。同共造塔。用心偏殷。造塔成已。復以七寶。及最好華。上塔頭上。四面散下。而以供養。發誓願言。使我世世。食福自然。恒不斷絕。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食福自然。快樂無極。

昔佛在世時。遣一羅漢。名曰須曼。持佛髮爪。至罽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羅漢。旦夕燒香。造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造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塔。造之禮拜。于時天雨。山水暴漲。五百獼猴。一時沒死。生忉利天。七寶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獼猴。由學衆僧。

戲笑作塔。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共相將。資持香華。從天下來。供養死屍。迴詣佛所。禮拜問訊。佛為說法。五百獼猴。一時皆得須陀洹果。華言預流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獼猴學僧。戲笑作塔。尚獲福報。巍巍乃爾。豈況於人。信心造塔。寧無果報。

昔迦葉佛泥洹。闍維華言燒之後。以佛舍利起七寶塔。興敬供養。經歷數世。塔彫壞無補治者。有義合邑九萬三千人。時瓶沙王為上首。告衆人曰。汝等各自勸勵。共造福德。佛世難遇。人身難得。雖得為人。或墮邊地。生邪見舍。我等何為貪此俗樂。不如開意。治朽塔寺。即共修理。復共發願。設有福者。不墮三塗。及八難處。共生人天。見釋迦文。初會說法。皆得度脫。以王為首。時人命終。生忉利天。經歷數世。釋迦出興。時九萬三千人。生摩竭國。瓶沙作王。

昔佛遊波羅捺即鹿野時。五百幼童。相結為伴。俱共行戲於江水邊。聚沙為塔。各自說言。吾塔甚好。卿毀吾作。其五百童。雖有善心。宿命福薄。天大暴兩。江水卒漲。五百幼童。俱時溺死。父母號哭。求尸莫知所在。佛言。宿命

勿生怨恨。此諸兒等。宿命應尔。今生兜率天。佛放光明。令此父母。遠見其子。尋時皆來。散華供養。佛言善哉。因造沙塔。即得生天。見彌勒佛。五百幼童。各啓父母。勿復憂愁。但力精進。遶佛三匝。作禮飛去。

昔阿難白佛。先何因緣。分身舍利。起八萬四千寶塔。佛言。過去有國王。名波塞奇。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國。時世有佛。名曰弗沙。王與臣民。供養於佛。及比丘僧。時王念言。邊陲小國。處所偏僻。人民之類。無由修福。即召畫師。圖畫佛像。分布遠國。咸得供養。時諸畫師。看佛相好。適得一處。忘失餘處。不能得成。時波塞奇王。調和衆采。自手畫像。以為模楷。諸師寫學。畫八萬四千像。分布八萬四千小國王。皆得供養。波塞奇王。今我是也。緣此功德。身有三十二相。涅槃之後。得八萬四千諸塔。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光耀城內。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予。頂上寶珠。有來乞者。即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

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着塔頂。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昔月氏國王。欲求佛道。故作三十二塔。為供養相。一一作之。至三十二時。有惡人觸王。王心退轉。如此惡人。云何可度。即時迴心。捨生死。向涅槃。作第三十二浮圖。以求解脫。由是因緣。成羅漢道。是故此寺。名波羅提木叉。

華言
解脫

昔有一長者。欲起塔寺。材木悉辦。唯少一石。擬著柱下。有一長者。雖不奉佛。猶知有福。便以家中一擣衣石。施之。便得成寺。其施石人命終。即生第二天上。七寶宮殿。天女侍衛。衣食自然。如是以後。其國磨滅。無人修治。寺都壞盡。唯有一石。沒在地中。人民耕地。石妨其犁。舉意欲掘。石主天人。其

心忪動。以天眼觀見人掘石。心中自念。我因此石。福來生天。今人取去。福將無盡乎。便下化作凡人。往掘石人前。問曰。君欲取此石去。其人答曰。吾欲來耕地。值石妨犁。故欲去耳。天人問曰。設耕此地。種得數十斛耳。卿勿去此石。吾以五百兩金與卿。其人問曰。君得無是神乎。答曰。吾是天人也。即復天身。語其人曰。吾本是此土人耳。前身以此石與道人立寺。我因此福得生天上。受樂自然。向者天宮震動。怪其所以。觀見君。是故來耳。此石是吾福之根本也。卿勿取之。其人聞之曰。本所不知。此是神明塔寺。天人福田。不敢犯也。天人還天上。其人思惟。此天人但施此石。得福如此。吾當更立塔寺。便即興功。修塔如故。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刹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為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曰。佛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為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且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瀉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異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椎砧不

碎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椎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騰上。踊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為寺。名為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後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臣諫曰。且少寬假。如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名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廢加戮。會曰。佛以緣應。感而必通。既給假請。効不難。皓與期三日。于時僧眾百餘。向集會寺。皓陳兵圍守。刀鋸齊至。尅期就戮。僧恐無靈。有先自縊者。會謂眾曰。佛留舍利。正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固哉。如期便獲。乃進於皓。此是如來金剛之骨。設使貴獲。擊以百鈞之杵。終無微毀。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堅。沙門面欺。祇速死耳。乃更置之。鐵砧以金椎擊之。金鐵並回。而舍利如故。又以清水貯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然大信。

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部弟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像。面上金色。少處缺壞。有一貧女。遊行乞丐。得一金珠。見像面壞。欲補像面。迦葉爾時作鍛金師。女即持往。倩令修造。金師聞福。歡喜為治。用補像面。因共立願。願我二人。常為夫婦。身真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極。寂後

託生第七梵天。

宋釋中立。號明智。居南湖。常以淨業誘人。其徒介然。創十六觀堂。為東州之冠。實師勉之也。一夕謂侍者曰。今聞異香。吾意甚適。即名觀堂。行人俱集。含咲言曰。吾往生期至。即面西坐逝。

宋史朝請琳云。通判許州時。有路都監郭虞卿妻乳母。禮塔數年。禮數將滿。嘗以薏苡記其數。薏苡忽自器中跳躑。視之。舍利滿前。皆自薏苡中出。凡得數勺。須臾。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舍利如雨。又須臾。乳媪兩膝生舍利無數。禮塔則舍利轉動。媪益勤不懈。數日。失塔所在。

昔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名曰善頸。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眾生。然燈燒香。香

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眾女。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汚

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棄。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唾咲之曰。

汝手以汚。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弊淫物。水洗我手。便可復淨。佛天人師

敬竟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繞塔求願。令掃塔地。汚穢得除。令我世世

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者。今奈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污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罵言姪女。故今受是姪女之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洹果。

昔佛在世時。告五百阿羅漢。汝等各說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得道因緣。時有阿羅漢。名婆竭多。即從座起。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無央數劫。有佛出世。號曰定光。入涅槃後。分布舍利。起塔供養。法欲末時。有一貧人。無方自濟。賣薪為業。向澤采薪。遙見澤中。有一塔寺。甚為巍巍。即到塔邊。瞻觀形像。歡喜作禮。唯見狐狼飛鳥走獸。止宿之處。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迥絕無人。復無行迹。無供養者。貧人覩見。心用愴然。而不曉知。如來神德。但歡喜誅伐草木。掃除不淨。掃訖。歡喜。遶之八匝。作禮而去。緣此功德。命終之後。生光音天。眾寶宮殿。光明晃煇。於諸天中。巍巍最勝。不可計量。盡其天壽。而復百返。作轉輪王。七寶自然。王四天下。後復壽盡。常生國王。大姓長者家。財富無量。顏容端正。殊妙無雙。人見歡喜。無不愛敬。欲行

之時。道路自淨。虛空之中。雨散眾華。婆竭多言。昔貧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掃塔。生處自然。一阿僧祇九十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封受自然。快樂無極。今家後身。值釋迦佛。捨豪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

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愁憂苦惱。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夫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即語言。汝為是誰。夫尋答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上。見汝憶我。修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夫。即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欲得為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若得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為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生天。其後命終。得生天上。還為夫婦。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為說法。夫婦並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昔但叉始羅國。屬北印度。王都城。北十二里。有月光王塔。於齋日常放神

光。仙華天樂。近有癩者於塔禮懺。除穢塗香。不久便愈。身又香潔。

西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訶者。生在田家。弋獵為業。病死復蘇。云見一梵僧語訶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憫汝無識。且放汝。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冤。投造無地。忽於中夜。聞地下鐘聲。即記其處。刺木為刹。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涌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干闥所造。面開窓子。四周天全。中懸銅磬。每有鐘聲。疑此磬也。遶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見者莫不下拜。念佛生善。齋戒終身。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在側。多有古迹。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希有。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從其口出。優鉢華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之字。名栴檀香。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

比丘見已。而白佛言。此栴檀香。宿值何福。生於豪族。身口出香。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者入佛塔中。見地破落。和泥塗治。以栴檀香。至散其上。發言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口常香。受福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昔阿育王。自於境內。立千二百塔。王後病困。有一沙門省王病。王言前為千二百塔。各織金縷幡。欲手自懸。猶散華。始得成辦。而得重病。恐不遂願。道人語王言。王好叉手一心。道人即現神足。應時千二百寺皆在王前。王見歡喜。便使取金幡金華。懸諸刹上。塔寺低昂。即皆就王手。王得本願。身復病愈。即發大意。延壽二十五年。故名續命神幡。

昔有一天女。坐一蓮華上。縱廣百由旬。此華獨妙。殊於餘者。所欲資生之具。隨念皆從華出。進止隨身。目連問言。作何善行。受報如此。天女答言。迦葉佛滅度後。遺全身舍利。與佛諸弟子。建七寶塔。高廣四十里。時我作女。

人出見寶塔中像。信敬情發。念佛功德。脫頭上華。奉獻於像。

昔佛泥洹後百年。山中田澤草木茂盛。山外不遠。有居人村。牛馬入池。生五色蓮華。牧牛小兒。入池。采取滿器蓮華。持出山際。欲以上佛。未至於寺。道逢群牛觸殺小兒。其神即生忉利天上。自然宮殿。五色蓮華。始生天中。而自念言。吾宮獨有異色蓮華。但諸天法。先觀宿命因緣。後乃食福。即見前天相謂。此天報來。共相娛樂。云何惶惶不安。便往問之。答曰。吾本是牧牛小兒。采蓮華欲散佛塔。中道無常。緣是之福。來生此耳。是以今摘華復欲詣先塔。散佛禮拜。卒我本願。時五百天人。執持蓮華。相隨散佛塔。緣是之福。彌勒下時。當共得道。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男。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有好音聲。令眾樂聞。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比丘等。請佛為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見此塔故。心懷歡喜。便作音樂。以遶供養。發願而去。

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好音聲。令眾樂聞。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晉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按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沉。五色晃昱。右行三匝。後沙門法恒看之。遂騰踊高四五尺。按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興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躍于前。於是恒建寺塔於潛。入法者。日以十數焉。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為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勅令贍養。七日方滿。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各持香華。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來世。所在

生處。共為兄弟。發是願已。各自歸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誓願力故。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高門。娶以為婦。種種音樂。以娛樂之。是滿十月。產一男兒。端正殊妙。須漫華衣。與身俱生。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問其父母。此兒生時。有何瑞相。父母荅言。有須漫華衣。裹身而生。因為立字。名須漫那。體性賢柔。慈心孝順。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父母愛念。便將小兒。與阿那律尊者。令作沙彌。教使坐禪。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那律勅沙彌言。汝今可往。提河邊。取淨水來。尋往彼河。盛滿瓶水。擲虛空中。隨後飛來。時諸比丘。見是沙彌。歎未曾有。白佛言。世尊。今此須漫那沙彌。宿植何福。生巨富家。須摩那衣即須漫華衣。隨身俱生。出家未久。獲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捺國。有佛出世。號毗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

有國王名梵摩達多。收其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童子。見彼塔故。心生欣樂。即便出家。年至老耄。空無所獲。深自剋責。買須漫華。綴貫之。遍覆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須漫華衣。與身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唐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雨滴太上尊容。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見。而左目有泪痕。乃巡謁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漏滴之痕。宛若垂泪。因刻雜音替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重門。邃宇。壯麗華盛。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師謨恩寵日隆。凡典一十一郡。壽九十而終。

唐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建置。周末摧殘。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盤迴指畫。良久升天。呂細與范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高八十餘尺。尤為宏壯。太尉南康王韋臯。再加修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後感天人下降。謂之曰。

汝造觀功德。名著仙籍。吾每至齋月吉辰。當一下觀。自是鐘或自鳴。夜有神燈。或晝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唐婺州開元觀。却倚小坡。形勢高爽。元置之。地四面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基地漸狹。大毀之後。便逼居人私舍。亦有州司勢要。占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吏三五十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即喚此道士。問觀地疆界。答云。其後生晚長。自主觀來。祇據見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觀元置有御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指說。但處分刺史溫璋。即得。忽見令人往傳處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登天尊殿上。頓問道派。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人戶居住。道流逡巡。未敢祇對。溫曰。我已知之。即令懸榜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為界。併追所侵占常住地者。計所侵年月納租。三月遷者免納。過期追納。充版築垣墻。修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復舊制。溫夜夢青童降曰。汝本今歲當死。以汝有整理常住之功。增賜三歲之壽。

殺人則止得一歲。溫乃益務脩善。後果符童子言。

嘉言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慎以避禍。○毋不敬。儼若思。○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是酒之流生禍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安樂必戒。無所行悔。○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唯酒無量。不及亂。○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靜而能敬。則無思。

慮紛紜之患。動而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小心謹畏。動遵禮法。不愆舊章。所宜得天。必獲嘉應。○身不涉危。而長保富貴。○戒於近者。不侈於遠。○不以事物撓耳目。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生。福祿用昌。○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謂之大吉。○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樂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樂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慎。○身須擇行。口須擇言。○君子防未然。不豫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遠非道之財。戒過度之酒。○心要在腔子裏。○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尺璧非寶。寸陰是競。

釋賢人智者。齋戒奉道。如星中月。照明世間。○持齋修善。以避凶衰。○明人能護戒。能得三種樂。名譽及利養。死得生天上。○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喜持戒者。所生端正。人中家勝。○技苦與樂。必須崇戒。○凡夫持戒。上生善處。○戒能開發菩提心。學是勤修功德地。於戒及學常順行。一切如來亦稱美。○若人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當尊重。如敬波羅提木叉。華言戒律也如暗遇燈。貧人得寶。○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衆。由是成正覺。○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若能堅持於禁戒。是則如來所讚歎。○荷道佩德。繫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後已。○心觀善惡。心知畏忌。畏而不犯。終吉無憂。○持戒之者。凡於冤親無生愛惡。不得嫉妬而嫌忌。○守戒無為。清淨一心。則萬邪滅矣。○戒為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戒為甘露道。放逸為死徑。○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道**積備苦行。堅持戒律。捨惡從善。死後生天。○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奉戒不暫虧。世世善結緣。○道以

齋為先。慈行登金闕。身飛昇玄都。七祖咸解脫。○若以修持。要乎貞確。行
合規矩。道位遷昇。○勤修功德。建立福田。清齋念道。真詣善緣。○脩奉清
戒。常行大慈。於此不退。可得拔度五道。不履三惡。長齋奉戒。自得度世。○
能發道意。受持十戒。可得為上清真人。○若能持戒。始終無虧。則天道佑
之。神明輔之。○施善行戒。神即佑之。○修齋持戒。宗奉天文。五帝所舉。名
書玉曆。○戒是衆生城郭。依棲屋宅。能受持者。善神擁護。福及其身。○善
能受持九真妙戒。當消九幽大罪。標名九宮。一者敬讓。孝養父母。二者克
衆生。四者不娼。正身處物。五者不盜。推義損己。六者不嗔。兇怒凌
人。七者不詐。詭賊害善。八者不驕。散失至真。九者不二。奉戒專一。○敬信
奉十戒。燒香恒明燈。功滿十轉報。位得及飛天。○不殺。不盜。不嫉。不妬者。
生長命身。○凡戲無益。惟勤有功。○勤為無價之寶。慎是護身之符。○大
辯若訥。大巧若拙。澄心清淨。可以安神。讒口多言。自亡其身。○寡言則省
謗。寡慾則保身。○鑑明者塵埃不能污。神清者嗜慾豈能膠。○怒甚偏傷
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
防夜醉。第一戒晨嘔。○食澹精神爽。心清夢寐安。○戒眼莫看他非。戒口

莫談他短。戒心莫恣貪嗔。戒身莫隨惡伴。○機不密。禍先發。

感應

宋袁州天慶觀主首王自正。病傷寒旬餘。四支乍熱乍冷。頭重氣塞。唇寒
面青。累日不能食。勢已甚危。袁州惟一醫徐生。能治此疾。診之曰。脉極虛。
是為陰證。必服桂枝湯乃可。留藥未及煮。若有語之曰。何故不服竹葉石
膏湯。王回顧不見人。遂惑焉。急遣邀徐醫還。告曰。或教我服此藥。如何。徐
曰。二藥寒燠如水炭。君之疾狀已危。方酬答次。復聞耳傍人云。何故不肯
服竹葉石膏湯。自正益悚。伺徐去。即買見成藥兩貼煎服之。先時頭不能
舉。若戴物千斤。倏爾清涼。唇亦漸暖。咽膈通暢。無所礙。遂悉服之。少頃汗
出如洗。徑睡及平旦。脫然如常。自正為人謹飭。常茹素。與人齋醮盡誠。故
為神所佑如此。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肅持齋戒。靜掩衡茅。不下山間。踰二十年。
服木被荷。以娛其志。高歡為相。前後三辟。皆不起。道康為時方亂。不欲應
之。及高洋又徵不就。道康書齋嘗有雙鷺為巢。歲無不至。道康以連徵

不起。有懼見抑。不覺咨嗟。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向月微吟。忽聞
鶯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為樂。今何愁思之深也。道康聞之。驚異。又曰。
景怡。景怡。樂以終身。道康曰。爾為禽而語。何巢我屋。鶯曰。我為上帝所罰。
輒為禽耳。以卿盛德。故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名利。不售人間。所以閉關服
道。寧昌其德。鶯曰。今海內棲隱。盡思名譽。獨卿之道。卓然器外。所以神祇
欽屬。萬靈歸德。道康曰。爾既有殊異。交我物外。何不化人。受教行善。鶯曰。
我來日午時。徃前溪相報。遲明。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俟。及晝。果見二鶯自
北嶺飛來。投澗而下。一化為青衣童子。一化為青衣女子。前謂道康曰。我
今即歸。以卿命來此。然無以留訣。卿有隱操。幽陰見嘉。卿壽更四十歲。以
此相報。言訖。復化為鶯南去。不知所詣。時道康已年五十一。後果年九十
一而卒。

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垂末。有二梵志。到比丘邊。俱受八戒。一願生天。
一願作國王。願生天者。至家為婦。逼非時食。由破戒故。乃生龍中。願作王
者。持戒完具。得生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園中。多有甘果。常遣一人。隨時看
送。其人後時於園泉中。得一果。柰。色香甚美。持於門監。展轉奉王。王食此
柰。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展轉相推。到於園監。王即喚來。而責之曰。如此美
柰。何為不送。園監於是具陳本末。王瞋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柰。園監啓
王。此柰無種。何由可辦。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其人還園。舉哀大
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為人。問其哭由。園監具說。龍聞入水。即以金
槃盛柰與之。遣持奉王。并說吾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為
梵志。共守八戒。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為人王。吾戒不全。故生龍中。今欲
奉修八戒。戒法。求捨此身。當為吾見。八戒齋文。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
汝國。用作大海。園監奉柰。具說龍意。王聞甚憂。良由時世。無有佛法。齋法
難得。王勅一臣。龍索齋法。仰卿得之。若不得者。吾當殺卿。大臣至家。甚懷
憂愁。臣父見子。面色不悅。問知委由。其父語言。吾堂柱今日。忽放光明。試
破之看。必有異事。尋即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得
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得此經。使用好寶。贖遺於王。王及於龍。重
修八戒。壽盡生天。同共一處。至釋迦佛出世之時。來至佛所。佛為說法。二

天俱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毗舍離城。時到乞食。有一王子字鞞羅羨那。與諸姝女在高樓上。共相娛樂。佛聞樂音。語阿難言。我知此人。却後七日。必當命終。若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聞已。即往教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第六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便命終。生四天王。為北天王毗沙門子。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新羅國人。年過八歲。性尚澄簡。厭世高榮。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避虎兇。持戒不羣。慈救為先。深隱山居。未往絕糧。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爾。初無乖候。行感玄微。罕有繼者。而常懷感感。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生幽隱。欲何為利。藏曰。唯為利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至貞觀十二年。來至唐國。既至京城。慈利羣生。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夏坐。奉勅雲際。

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甲持杖。云。將此金聲。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鼻音氣塞。谷蓬勃。即就繩床。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幾死。乃蘇。藏即捨衣鉢。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體。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十七年。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王。請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電雷。覆所講堂。四部驚嗟。美聲彌遠。遂爾示寂。

唐僧道宣。丹徒錢申子。年十五。即離俗。所業誦法華等經。莫不通利。十六落髮。受具。專學毗尼。辨言師三衣皆穿。一食唯菽。蚤蠶縫生。形同土木。誦經必感神物。奉華果供天饌。或失足前階。而那吒扶護。或築資壇。而神僧禮讚。自乾封以後。夫人絡繹而來。共師談論律相。等事。故師所著疏鈔。得佛元意。以其通神明而然也。天下後世宗之。其道防非止惡。世謂南山教者。是也。

唐王法進。劔州人也。幼而好道。十餘歲。受正一。延生小錄。專勤香火。齋戒護持。時有感應。忽三青童降法進庭。謂曰。上帝以汝歸心精誠。勅我迎汝。

不覺騰身凌空。徑達帝所。賜以玉杯霞採。徐諭之曰。人處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五穀。賤絲麻。使耕夫織婦身勤。不得飽力。竭不禦寒。此神明所責。天地不佑。近者嶽瀆上奏。已救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責罰飢餓。以懲其心。然大道好生。務先救物。雖天地神明責之。愚民豈知其過所自。故無懺請首原之路。今汝歸世。諭民使其悔罪。寶愛農桑。亦汝之陰功也。命侍女以靈寶清齋告謝。天地儀付之。使傳於世。曰。龍虎之年。復當名汝。後法進以天寶十一年壬辰。復昇天。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為性疎誕。不脩細行。好逐流宕。歡譙為任。後三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盃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點。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崇此殃譴。遂改常習。反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泪交注。經一月餘。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流汗遍身。面曰。

津潤。眉毛漸出。遠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時不暫怠。鄉井所歸。卒於本土。

昔有人名薩薄。聞外國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間有羅刹羅刹名。其鬼能食人。不可得過。薩薄遊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床上坐。云賣五戒。薩薄

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難。薩薄欲買。問賣幾錢。答金錢一千。即就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

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間。見有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如髮。眼如赤下。舉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鼓鰓。仰接飛

鷲。蹈地沒膝。口熱。血流。羣衆數千。捉薩薄。薩薄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刹聞此。永不肯放。薩薄聊以兩拳。投之。拳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脚踏頭。衝復拔不出。立體沒鱗甲中。唯背得動。羅刹以偈語。薩薄言。汝身及手足。

一切悉被羈。但當去就死。踉跟復何為。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我

身及手足。一時雖被繫。攝心如金石。終不為汝槐。羅刹又語。薩薄曰。吾是鬼中王。為人多膂力。從來食汝輩。不可得稱數。但當去就死。何為自寬。

語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嘗乞人我今當乞此羅刹作頤飽食即說偈曰我此腥臊身又欲相去離羅刹得我便悉持以布施志求摩訶乘果成一切智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向其謝曰君是度人師三界之希有志求摩訶乘成佛當不久是故自歸命頭面禮稽首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

後周僧崖居益州持齋戒發心燒五指萬人擁觀謂弟子曰我去後好供養病患醜陋人此皆佛菩薩權化也坐亡之時衆見寶華紛紛師披衲執錫口唱佛號與數十僧乘空而去。

昔有清信士持戒精進不懈有一沙門已棄重擔生死永盡遠得神通與共親友時清信士卒得困疾醫藥不治婦大悲苦謂其夫曰共為夫婦知獨受苦以何方便今病令輕設卿無常我何所依兒子孤單復何恃怙夫聞益懷愛戀天命將至應時即死魂神即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大啼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故欲諫喻令捐愁憂婦見道人來益用

悲慟奈何和尚夫婿已死蟲從鼻涕忽然墮地婦即慚愧欲以腳踏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婿化作蟲婦曰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轉形作此道人答曰過起愛戀今生為蟲道人為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戒福應生天見諸佛但生思愛戀慕之想墮此蟲中即可慚愧蟲聞意解便自剋責俄而命終即得生天。

昔有人不信罪福年已五十夢見殺鬼欲來取之眠覺惶怖求師占夢師作卦地云有殺鬼必欲相害不過十日若欲禳此從今已去十日中間受佛五戒燒香然燈懸繒幡蓋信向三寶可免此死即依此法專心信向殺鬼到門見作功德不能得害鬼即走去其人緣斯壽滿百歲死得生天。

昔優婆塞嫁女與世間人臨遣女時父母欲奪女戒女言云何奪戒父母言法嫁女與世俗人如黃金擲牛屎中復用戒為女言如人遠行大空澤中無有人民應益裝糧食世家事鬼忌鬼儻得我應益持戒令志堅固黃金往牛屎中洗自可用豈便與牛屎同耶父母感其言以佛像與之女置嚴器中朝暮向器作禮婿問婦答是佛能令頭不白顏色常好婿同供

養後同生天上。不更三塗。

昔印土有一善人。虔奉佛戒。一兒出外。父母囑曰。堅持五戒。不得虧犯。至於外國。因遇親友苦勸。遂欲然後歸家。父母聞之。以謂違教。非孝子也。遂即趕出。復至他邦。宿噉人鬼婦家。雖破一戒。尚四戒在。天神護之。鬼不能食。即與鬼婦父母說佛戒法。領同見佛。

晉沙門支法衡。得病旬日而亡。經三日復蘇。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舍者數處。不肯受之。俄見有鐵輪。輪上有鐵爪。從西轉來。無持引者。而轉駛如風。有一吏人呼罪人當輪立。輪轉來轢之。須臾之間。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當輪立。衡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乎。語畢。吏謂衡曰。道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爾上昇。以頭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宮殿及諸天人。衡甚踴躍。不能得上。疲而復下。所將衡去人。笑曰。見何等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為拖工。衡曰。我不能持拖。強之。有船數百。皆隨衡後。衡不曉捉拖。撞沙洲上。吏司推衡引道。失當。以法應斬。引衡上岸。雷鼓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船還浮。吏乃原衡。

罪載衡北行三十許里。見好村岸有數萬家。云是流入。衡竊上岸。村中饒犬。互欲噬之。衡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堂。上有沙門甚衆。聞經。呌之聲。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階。衡始躡一階。見亡師法柱踞胡床坐。見衡曰。我弟子也。何為而來。因起臨階。以手中打衡面曰。莫來。衡甚欲上。復舉步登階。柱復推令下。至三乃止。見平地有井一口。深三四丈。埽無隙際。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衡見法柱。故倚望之。柱謂衡曰。可還去。犬不噬汝。衡還水邊。亦不見向來船也。衡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蘇。於是出家持戒。菜食晝夜精思。為至行。沙門比丘法橋。衡弟子也。聞衡此說。親為記之。

宋錢塘素氏。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修淨業。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渝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衆現前。於是端坐而化。異香滿室。

晉長安釋慧崑。自幼出家。後師精意釋典。戒行澄潔。多栖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崑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

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臟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諭。鬼執志貞確。一心無擾。女遂凌雲而逝。頌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皆緣慧鬼志念精專。超證佛果。是以鬼魅潛退。天人感應。

昔有一優婆塞。與眾賈客。遠出治生。遇天寒雪。夜行失伴。住一石室。時有山神。變為女像。來試之。曰。白雪覆山地。鳥獸皆隱藏。我獨無所恃。唯願見慰傷。優婆塞兩手掩耳曰。無羞弊惡人。說此不淨語。水漂火焚之。不欲見聞。汝有婦心。不欲。何況作邪淫。欲樂情淺薄。大苦可畏深。山神聞之。兩手擎捧。送至伴中。

隋釋真慧。大業初。居蒲坂麻谷。餌黃精。絕粒。築淨地。設四柱寶幢。以奉三聖。每依像作觀。挺身整念。必肅肅然。一夕謂弟子曰。今見蓮花載開。載合。將承吾足。頃之聞鐘。天香西來。異光驟發。已而慧亡。

昔太極左仙翁。於天台山靜齋。拔罪燒香懺謝。思真念道。一百日中。神明髣髴於空玄之上。若存若亡。雲景煒燦。或飛或集。曲暎齋堂。仙公自覺苦徹。遂感天真。於是研思玄業。志勵殊勤。齋未一年。遂致感通。上聖降格。曲盼幽房。以元正之月。庚寅日夜。忽有飛雲丹霄。八景玉輿寶蓋。洞曜流煥。太無燒香散華。浮空而來。千乘萬騎。不可稱焉。

陳甘戰。字伯武。豐城縣人也。以孝行見稱於鄉黨。師事許真君。自幼耽好道教。長齋奉戒。精虔不貳。善驅考之術。每歷凶祠。巨妖作害。乃行許真君之法。悉皆除之。真君以其除妖去鬼。故令名戰。字伯武。真君上昇時。賜以靈方。後至大建元年正月七日。亦乘綵麟之車上昇。舊宅往往聞笙簧之聲。後名飛簞觀。

昔有兄弟五人。父教持戒。大兒獨不肯持。費五枚錢。至相師請求相。師言年可百歲。當大富貴。又言定惡。復言不好。尅後十三日。卿當死亡。其人大怖。言非是世間常師所能治療。唯有佛預知未然。近在耆闍崛山中。嶠名靈鷲。可往問之。於是即往問佛。佛言。卿有宿命。對冤家欲來取卿。卿若

欲得免者。當持五戒。乃可得脫。卿婦益辦脂燭焚之。過十三日。即受歸戒。然燈續明。終日竟夜。誦經偈言。南無佛。婦命佛。慎莫休息。過十三日。便自得脫。其夜即有二鬼。往共殺之。一鬼住百步外。使一鬼往殺。見燈火光。明。但聞呼南無佛。婦命佛聲。不敢前。遂語一鬼言。此人不可復得。但呼南無佛。婦命佛。我惡聞是聲。令我頭痛。於是二鬼便相持走去。不復近之。後是已後。長得安穩。

昔佛言。大王波羅柰國。有屠兒名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佛。即受八戒。經一日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為北方天王。毗沙門子。毗沙門。華言多聞天王。如來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况復佛也。

晉廬山有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令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卒以終歲。與遠法師同住廬山。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拍馬。馬

即驚走。營主倒地。永乃便還。營主嬰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戒神為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至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沈痾苦。而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歛衣合掌。求徒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

宋初有法瓊。尼南方人。自幼出家。事佛。辟穀食棗栗。不着綿帛。戒德甚尊。巖禪定。多所感通。後入會稽。瓊尼自尅亡日。遺言。命終後勿棺斂。但以乞烏鳥。至破崗如期而終。徒衆依其言。送置林野間。停屍七日。七夜烏獸不敢侵。乃收殮焉。

雲僧曇翼。既為僧已。隨方問道。初詣廬山。依遠法師。了悟宗乘。續入關中。禮觀羅什。講譯經論。通達無礙。得大辯才。後與同學曇學。東遊會稽。因抵秦望山。見其五峯雙澗。氣象雄勝。因伐石誅茅為住山計。專誦法華經。僅于一紀。一日將曛。有一女子。身披彩服。手携筠籠。內有白豕一隻。大蒜兩根。立於師前。泣而言曰。妾山前某氏女。入山采薇。路逢猛虎。奔遁至此。日

已夕。草木陰翳。豺狼縱橫。婦無生理。敢託一宿可乎。師稱嫌疑。堅却不從。女則兩泪哀鳴。師不得已。讓以草床。即蒙頂誦經。翌晨女出庭際。以絳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女子足躡蓮華。跨象乘雲。謂師曰。我普賢菩薩也。以汝不久當歸我衆。特來相試。觀汝心中。如水中月。不可汚染。言訖縹緲而去。爾時天上雨華。地皆震動。鄉人聞見。莫不稱歎。是日太守孟公顛方晨起視事。忽見南方祥雲氤氳。光射庭際。而雲下隱隱有金石絲竹之音。訪問得師普賢示化狀。遂併師之道行。聞于朝廷。即奉勅建寺。額號法華。

元吉州廬陵潯源蕭君信。晚年有子圭。早亡。君信奉持道戒。至誠不貳。又裝塑玉皇聖像。崇奉香火。持誦玉皇經。以祈嗣息。一夕夢神告曰。爾齋戒有虔。感通于天。明年當獲顯應。次年果生一子。

宋吳氏縣君。都官呂宏妻。宏因異僧勸發。妙悟佛理。吳氏閱金剛經頌。亦契空寂。夫婦齋戒四十年。吳氏忽見巨迹三雙。皆金蓮華。數日又見其膝。又數日見其身。數日見其面目。即佛菩薩三聖人也。及見殿閣境界清淨。

男子人問彼佛如何說法。曰。我得眼通。未得天耳。如是三年。一夕微恙。自言吾將西歸。言訖而逝。嘗事觀音。列瓶缶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枝。誦呪必見觀音放光。灌諸器中。病者飲之必愈。世因號觀音縣君。

昔有二比丘。未曾見佛。從彼遠道。共往舍衛國。奉見世尊。道中渴乏。值有蟲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者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我若不飲。必當渴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慎護戒。故不飲。遂渴乏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禮足。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受三歸畢。還歸天上。時飲水者。後到佛所。佛為四衆說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癡人。欲看我肉身。何為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智慧之身。佛言。從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澆水囊犯罪。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讀誦三十萬言。於太元中遊剌。後憇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常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

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來見師。携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
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卷云。樂安縣
韋鄉山。久聞道行。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贖錢一萬。
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時元
熙年中也。

隋僧法克。九江華氏子。棄俗出家。常持法華大品。徧數惟多。莫得而紀。住
廬山化城寺。又習正定。不涉人間。每勸衆僧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
墜俗淫。有不從者。克曰。正教不行。義須早死。遂潛往香鑪峯。換身粉骨。誓
生淨土。有人見師墜下。就而覓之。乃克也。身既無損。誦經如故。因請還寺。
僧感死諫。即斷。女人後卒。時當盛夏。其屍不朽。如蘭之馨。開皇中也。

宋孫忠。四明人。蔬食持戒。蚤慕西方。於郡城東築菴。鑿二池。種白蓮。臨池
建閣。月集道俗念佛。期以三日。後於病中請道俗百人繫念。忽仰視虛空。
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化。闔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相繼
念佛坐化。嘗因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白佛言。惟願我佛少駐。使我二子

同獲瞻禮。即走外尋二子。婦佛為駐立良。以後人因名其地。曰駐佛巷。

唐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修
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精虔戒律。至誠不懈。壇側多虎。皆馴伏。數年後。有
一青鳥。形如鳩。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
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聞姑修
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
青鳥預說其姓字。又曰。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來
曰。今夕有暴無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有十人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
室。姑在床。上而不見之。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
而他人未嘗會其語。鄭畋自學士左遷梧州。師事於姑。姑謂畋曰。此後四
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宋末釋法度。至京。高士明僧招隱居瑯琊攝山。捨所居為栖霞精舍。請度
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觀。住者輒死。後為寺。自度居之。羣妖皆息。一
日神來通名曰靳尚。弟子有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并

願授五戒。度曰：檀越血食世祀，此最戒所禁也。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乃辭去。閱日又來，送錢設供，同衆禮拜。度為授戒而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度法師戒，祀我勿得殺戮。由是廟祭止菜脯而已。度後有疾，神又奉藥水而度疾瘳。

昔有優婆塞，僑居舍衛國，婦形端正。一國同聞，朋友欲觀，終不肯示。人以白王，王思欲見，不知何由。一臣啓言：夫婦並持五戒，供養道士，手自斟酌，王可詐作道士，持鉢詣門，必得見之。即隨臣言，權變形服，竊到其家。婦見道士，頭回作禮。王觀察已，還語臣等：此婦實好，入我心中，不知何從得之。衆臣白言：此雖僑士，應覲於王，僑慢不來，可以為罪。去舍衛城千有餘里，大池水中生五色蓮，華間有三難：蝮蛇鬼神惡獸，罪應死者，使往取華，輒沒於彼。王便呼問言：卿何等人，再拜答曰：大王民也。王言：何以不來？答曰：愚癡不及耳。自知有罪，王言：罰卿詣池取華，七日當還。若違期至，當重治卿。受教辭退，還具告婦。婦語夫言：君今有罪，由我美色，君識佛明教，三界無怙，惟戒可恃。上道之日，心念三尊，口誦十善，莫忘須臾。若君不還，吾當

出家，以戒自樂。不經二男給夫資糧，辭訣進路，行至半道，有叢人鬼問曰：何人？答言：是佛弟子。鬼言：諸犯罪者，遣付吾等，詐言取華，賢者實不犯罪，為惡人所讒，吞鬼言，人命難得，唯在大神耳。鬼言：卿是佛弟子，又復無罪，我不相害也。餘有二難，恐卿不免，當如之何？鬼復言曰：相代取華，以濟卿身，使我長夜得福無量。卿穩住此間，鬼於是去。須臾便還，五色好華百重而至，以與賢者。賢者重不能舉，鬼便取華，并扶賢者，屈伸臂項，已到宮門，辭別而去。賢者詣門自通，王怪還速，具問本末。如實自陳，王大驚，慙曰：鬼無人義，害於衆生。今濟善人，我乃無義，不別善惡，不如鬼魅。即自責過，稽首歸命，願為弟子。奉受五戒，廣行六度，國致太平。賢者夫婦，并加精進，得不退轉。

昔有優婆塞，本事外道，厭苦禱祠，委捨入佛法，奉戒精進，勤誦經，好布施，造意忍辱，常有慈心。暴疾命過，臨當死時，囑父母言：我病若不諱，七日莫殯，奄忽如死，停屍八日，親屬皆言急當殯殮。父母言：不胖臭，欲留至十日。當此語時，便見眼開，未能動搖。父母歡喜，守至十日，便自起坐，善能言語。

問所從來。盡何所見。答言有吏兵來。將到一大城。城中有獄。獄正黑。四面鐵城。城門悉燒。鐵正赤。獄中繫人。身坐火中。上下炯燒。青烟上出。或有人以刀割其肉而噉食之。獄王問我言汝何等。人犯坐何等。乃來到此。此中治五逆不孝父母。不忠信事君。答言我少為惡。人所惑奉事外道。愚癡又飲酒殺生事天地。又於市里來取財利。升斗尺寸。欲以自饒。後與善師相值。牽我入佛道。見沙門道人。授我五戒。奉行十善。自爾以來。至于今日。不復犯惡。仰由明王哀我。不及。我便叩頭。王即起。叉手謂我言。止止。清信之人。不應當爾。便與我坐。呼吏問之。此乃無上正真弟子。汝輩皆當從是人。得度。以其人壽命自盡。時乃當死耳。魂神遊行。若生天上。天神迎之。若生人中。人中迎之。何得將此人來入是五逆之處。吏答王言。世間多有是種人。不畏王法。不畏四時五行。不拘天地鬼神。橫行天下。不可不問也。有師名沙門。既剃頭髮。被服踈陋。以是自大。多將弟子。東西南北。復大劇。甚應當治之。王言止止。法服之人。無所貴敬。無所畏難。諸釋梵日月中王。以及國王臣民。尊奉是人。得福無量。輕慢是者。自求罪苦。急按名錄。應盡未吏。

言未應死也。尚有餘筭二十。以其先有所犯罪。是以取之。使其黨輩小小自下耳。王言佛子。有戒精進。天神所貴。佛以大慈救護。一切蚰飛蠕動。天神地祇。諸鬼龍等。皆敬貴之。豈拘王相。四時五行耶。佛思如四海。不得限量。吏言大王奉佛戒耶。王曰。坐我不奉佛。故追罪作此獄王。若人已入正法。後悔還為外道。雖壽千歲。當逢九橫。若持戒比丘。及諸弟子。當勤行六度。六衰斷絕。願佛功德。猶若巨海。不可量也。吏言誠如王言。不別真偽。速發遣之。辭謝使去。從高墜下。燿然而蘇。與其父母共至祇桓。即神自唯尅奉五戒。修行十善。

昔波桓提國。其王號曰檀那。國中當有暴水。水除之後。忽有大蛇繞城一匝。頭向城門。城中居民三億餘人。歷日不得出。或多飢饉者。蛇亦無所瞋恚。若有出者。便當啖之。舉國人民莫不恐怖。時王國界山中有二道人。清淨行道。一名摩訶調。一名沙訶調。坐思念言。蛇是含毒物。今反繞城。將危人命。即時俱往。化入其國。與王相見。王覩二道人言。由我政化不平。故致此患。舉國愁荒。無復人心。二道人即告王言。今當方便為王除之。王及臣

下皆叩頭專請言若蒙二道人恩此國人民便為更生沙訶調即化為大
身蝦蟇行過蛇前蛇飢難忍便走逐蝦蟇摩訶調復化為裘柰從後追之
蛇見裘柰便驚走入深山蛇去之後人民獲安王及臣下即尋二道人到
其所在叩頭辭謝言二道人近在於此我實愚癡不早承奉至有災患道
人相救唯願道人還住於宮我等人民得展供養道人告言吾之為道清
淨無欲不樂供養王當檢身自率以道人民奉行正法可得終始獲安王
即乞受五戒十善歸命三尊日月齋戒以為常法自是之後國豐民寧四
方襁負遂致太平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為泗州漣水縣尉平居齋戒精專不食葷酒曾因
重病悶絕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
此官人座上踞牀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脚擲元禮於階
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進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百口其竈上有
氣直上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籠盛人懸
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元禮發願大語云願代一切衆生受罪遂解

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汝
素持戒至誠之心雖死不渝更當復生十年安果十歲後卒於洛

唐夏侯均阜城人病經四十餘日已死復活云至冥司主者曰爾平日酌
酒好鬪宜作牛然嘗於隱師處三度受戒有此一善可往磨坊內為牛二
十日即放回今已限滿得復生均自是益篤於佛戒

宋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神氣超邁眉鬚皓白進而
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為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
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觀
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悉皆環禮自是每夜僧衆
益申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木怪石
或頻伽鷓飛舞左右或月蓋長者執爐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
皆謂希有

宋法師梵臻錢塘人見婦人在前問之則曰妾有哀懇請師到家師從之
至其門見數人拽此婦置床上舉大刀斫之如泥沙少時復活泣曰妾生

前善切膾。今受此報。欲求濟度。故敢仰屈。師為授戒。遂不復見。

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曾受五戒。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輦米。伴輦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曆算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腋下。於是而蘇。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始亡焉。

昔有人死。後魂神還摩訶其故骨。邊人問之。汝已死。何故復用摩訶枯骨為神。言此是我故身。不殺生。不盜竊。不他媼。不兩舌。惡罵。妄言。綺語。不嫉妬。不瞋恚。不癡。死後得生天上。所願自然。快樂無極。是故愛重之也。

唐貞觀十九年。僧法聰。說法於浙西之蘇杭。嘉興縣有神曰高王。降祝曰。為我請聰法師。來受菩薩戒。居人依其言而請之。戒訖。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僧眾在廟設齋行道。歷二年。秀州海鹽縣神曰鄱陽府君。因常祭。降祝曰。為我請聰法師。講涅槃經。眾乃迎。

師就講。神又降祝曰。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已息細蟲。敢苦。願為我請師。更講大品。師復為講之。神降祝謝。

昔佛在舍衛國。國王羣臣。莫不宗仰。時有賈客。名曰波利。與五百賈人入海求寶。時海神出掬水。問波利言。海水為多。掬水為多。波利荅言。掬水為多。海水雖多。不能救飢渴之人。掬水雖少。能濟渴乏之命。世世受福。不可訾計。海神歡喜。即脫身上八種香瓔。校以七寶。以上波利。波利還國。持此香瓔。上波斯匿王。王甚珍奇。即列諸夫人。若最好者。以香瓔與之。六萬夫人。盡嚴束而出。王問末利夫人。何以不出。侍人荅言。今十五日持佛法齋。素服不嚴。王曰。如今持齋。應違王命乎。如是三反。末利夫人素服而出。在眾人中。明如日月。倍好於常。王意竦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山積。人命促短。懼墜三塗。是以月日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王聞歡喜。便以香瓔與之。夫人辭曰。我今持齋。不應著此。可與餘人。王曰。我本發意。欲與勝者。卿今最勝。又奉法齋。道志殊高。是以相與。若卿不受。吾何安置。夫人荅言。大王勿憂。願

王屈意共到佛所。以此香瓔奉。上世尊。并采聖訓。累劫之福矣。王即許焉。即勅嚴駕。往至佛所。白佛言。海神香瓔。波利所上。六萬夫人。莫不貪得。末利夫人。與而不取。持佛法齋。心無貪欲。謹以上佛。願垂納受。世尊弟子。執心齋。直信如此。豈有福乎。於是世尊。為受香瓔。即說偈言。多作寶華。結步搖。奇廣積德香。所生轉好。奇草芳華。不逆風熏。近道敷開。德人遍香。旃檀多香。青蓮芳華。雖曰是真。不如戒香。華香氣微。不可謂真。持戒之香。到天殊勝。戒具成就。行無放逸。定意度脫。長離魔道。

宋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兄弟。甚為憂懼。僧欽亦增加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得病危篤。舉家齋祈。彌厲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威。魔魁所不能親。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久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之術。少事天神。頗曉其數。當為君試効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錢經七日七夕。云始有感見。見諸善神。方為此郎祈禱。蒙益二筭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筭十二年矣。

漢辛亥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明帝時。諫議大夫。上谷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年少好道。遵奉法戒。享年不永。歿於長津。後人見之。云西王母見我苦行。酆都北帝。愍我道心。告勅司命。傳擢三官。攝收形骸。還魄復魂。使我熙怡。位為靈神。近得度名。南宮定策。朱陵精藏。待時方列為仙。唐僧澄觀。姓夏侯氏。山陰人也。依應天寺出家。誦法華經。復往天竺。習華嚴大經。晚止蘇州。從荆溪禪師。傳天台止觀。聽法華維摩等經。又參牛頭。忠徑山欽。得南北兩宗禪法。師傳學深究。識量宏遠。著華嚴貞元等疏。塑像寫經。不可殫舉。嘗發十大願。為衆身所修。一。但三衣一鉢。不畜餘長。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影不落俗舍。五。長誦法華經。六。長讀大乘經。七。長講華嚴經。八。一生晝夜不卧。九。不惑衆伐善。十。不退大慈悲。師生歷九朝。為七帝門師。憲宗嘗召入講華嚴大旨。暢悅聖懷。勅有司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緇徒年一百有二歲。身長九尺二寸。目夜發光。晝視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梵僧稱是文殊後身。及終茶毗。舌如紅蓮。舍利光潤。

宋錢象祖。天台人。號止庵。守金陵日。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尤以淨土真修為念。嘗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庵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函菖香後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唯求生淨土耳。言絕。跏趺而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宋吳秉信。四明人。持齋戒。築庵城南禪坐。製一棺。衣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禪誦。檜相亡。召為禮部侍郎。後召至蕭山驛。令家人靜聽。空中聞天樂之聲。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既至。吾當行矣。言訖備然而逝。

宋李旦。字世則。廣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死。心下不冷。七日而蘇。含以飲粥。經宿復甦。云有一人持信幡來至床頭。稱府君教喚。旦便隨去。直北向行。道甚平淨。既至。城閣高麗。似今宮闕。遣傳教慰勞。問呼旦可前。至大廳事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青幘。列坐森然。一人東坐。披袍隱机。左右侍衛。可有百餘。視旦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也。旦聞言已。舉頭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羣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信。君可還去。當更相迎。因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略如先。或有罪囚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為作福。稱說姓字親識鄉伍。旦依言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酒。即欲棄錄本法。道氏諫制。故遂兩事。而常勸化作八關齋。唐隴西李思一。後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蘇。備說冥中事。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辯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辯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必死。辯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

之辯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魚語諸弟子等曰。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即為營齋。巫者又云。辯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為破齋。兼安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此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相傳云。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為天人龍鬼神說法。東方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有婆羅門婆羅門華言淨行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

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捷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遙望

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

飢渴委厄。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

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

給眾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臨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

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眾僧。

於市市酪。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

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食。婦怪問我。不審何恨。答曰。不

也。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關。其婦瞋恚。忽然言曰。瞿曇

亂俗。奚足采納。君不毀遣。則禍從此興。促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爾夜年

壽筭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此愚婦。破我齋法。不率其業。來生斯澤。作

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

昔佛告智積菩薩。吾昔一時。無央數劫。為金翅鳥王。七寶宮殿。後圍浴池。

皆七寶成。心得自在。如轉輪王。乃得入海求龍。為食時。彼海中有化生龍

子。於其齋日。奉持八禁。時金翅鳥王。身長八千由旬。以翅斫海取龍。水未

合。須臾。飛銜龍出。鳥欲食龍。時先後尾而吞。到須彌山北。有大鐵樹。高下

六萬里。銜龍至彼。欲得食。散求龍尾。不知處。以經日夜。明日龍始出尾。語

金翅鳥。化生龍者。我身是也。我不持八齋法者。汝即灰滅。時金翅鳥聞悔。

過。自責佛之威神。甚深難量。我有宮殿。去此不遠。共我至彼。以相娛樂。龍

即隨鳥至宮。鳥與眷屬。俱來觀看。鳥云。我此眷屬。不聞如來八關齋法。唯

願。拍授禁戒威儀。若壽終後。得生人中。爾時龍子。具以禁戒法。便讀誦之。

爾時鳥聞龍子所說。受八關齋法。口自發言。從今以後。盡形壽。不殺生。如

諸佛教。金翅鳥眷屬。受三自歸已。即從龍子到海宮殿。彼有七寶塔。諸佛

所說諸法深藏。別有七寶函。滿中佛經。見諸供養。猶如天上。龍子語鳥。我受龍身。劫壽未盡。未曾殺生。燒觸水性。是時龍子龍女。心開意解。壽終之後。皆當得生阿彌陀佛國。

齋司空張岳字巴玉。廣南封州封川縣人也。少習儒業。衆所推伏。以才干。祿明帝用之位。至司空。及東昏嗣位。退官南歸。誓慕長生。久視之方。願卜棲真養性之地。至攸縣文清驛。見邑之東。一山首出於衆。獨秀出奇。問之。市老毛國華。乃言古老相傳。名為溫水山。又名紫麟山。司空聞而異之。次日。至山下。語鄉人曰。余在邑中。見此山上瑞雲蓋頂。紫氣凝天。山中必隱神仙。適予平生志也。遂入溫水源。放光峯下。剏草舍三十餘間。居焉。全家齋戒。誦大洞經三十九章外。日與鄉人治水。蔭田。持三百大戒。僅二十年。忽一日。見神人持藜杖。從山而出。來語司空曰。吾葛洪子也。奉上帝命。令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行之。密濟貧苦。他時功滿。相見未遲。出門復語司空曰。吾與浮丘。洪崖。赤松子。王喬。蘇隱。嚴真。蘇耽。于今咸常會仙峯之上。以琴棊酒果。用樂元和。去住匪常。非塵俗所知也。大藥金丹。得度

世為神仙。汝受之。勿輕泄。司空蒙教。方俯伏謝。而神人忽不見。司空是時勤行齋戒。後成火鼎之功。點瓦礫為黃金。密濟孤老貧病。至梁武帝天監二年八月十四日夜半。忽聞空中有神人喚名云。絕早可領家入山。惟留女盧瓊在家。至辰巳間。女使見一道流從空而下。身生疥癩。問司空在否。女使荅曰。入山未歸。又問酒庫。女使指示之道流脫衣入瓮。以酒浴身上。疥癩及出庫。整衣冠出門而去。與女使曰。司空歸時。可與傳語。道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歸。女使具告。司空喜。聞庫中酒有異香。遂令家僮陳席於廳上。一宅良賤。悉取香酒。均飲至竭。惟女使潛見道流浴瘡。託疾不飲。司空飲罷。乃令家僮備湯沐浴。更衣而坐。令召鄉老諸門徒。司空乃再入山。焚香陞壇。語鄉老門徒曰。天將召予。非予厭世。言訖。鸞鶴舞于空中。祥雲靄於壇上。舉家八十餘口。白日昇天。惟女使就為本山之神。

昔有道士持齋誦經。有一凡人為債作。治除齋堂。道士見其用意。至日中持齋。因與同食。食竟。為其說法。復語債人。隨吾持齋。功德甚大。可至明日復食。勿壞爾齋。能如此者。將可得免。見世窮厄。此人稽首受戒而去。暮還

家具以道士戒言喻婦。其婦不解。反致嗔怒。債人不能免婦意。遂壞齋共食。其後命過。天使其主蜀山千歲樹精。恒給其中食。其樹茂盛。暑月有三精進賢者。經過依樹而息。因歎曰。此樹雖涼。日已向中。何由得食。此人於樹空中曰。當為賢者供設中食。無以為憂。須臾食至。賢者共食。食竟言曰。我今覓道。道在何許。即此自然。豈非道也。因問樹曰。不審大神可得整降形否。此人於樹空中答曰。我非能使人得道者也。具說姓字處所。云嘗受道士勸使持齋。為婦人所壞。功德不全。致令守此樹精。不能得出。但天以我昔經齋中食。今每至中。給我齋食。口腹之饒。無緣得遷。欲屈賢者為至我舍。道我如此。能為我建三日齋戒。我身便昇。賢者感此人意。為尋其家。具以所言。語其家人。家人即為建齋。請諸道士燒香誦經。謝過三日。此人即得飛昇於景霄之上。受書為遊散仙人。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三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四

嘉言
謙。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必有忍其乃有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不忍。則亂大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不鬪辯則無暴亂之禍矣。○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和惠謙恭。享有多福。○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来。○藏精於晦。則明養神於靜。則安。○惟能忍窮。故得免禍。○謙虛冲損。可以免害。○愚勝智。拙勝巧。訥勝辯。如此者。全身昧此者。蹈禍。○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忍之一字。衆妙之門。○忍則百惡消滅。謹則萬禍不侵。○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競。○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

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忠正無邪。神明所祐。○慈祥而寬厚。謙遜而靜慈。生焉而心體安。沒焉而子孫大。○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天聽窅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釋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能止。唯忍能止諍。是法最尊貴。○能行忍者。力可名為有力大人。○忍辱第一道。○忍者無惡。必為人尊。○為人端正。後忍辱中來。○忍辱是安樂行。○忍不可忍。是乃聖教。○心不可縱。意不可逞。若能抑忍。則煩惱可除。○忍之為德。持戒善行所不能及。○我見被人謾。一似園中韭。日日被人傷。天生還自有。○嗔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提道。忍辱護真心。○見怒能忍。是為梵行。○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忍苦受辱。令成法身。○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害氣重殃。反在于彼。○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於將來。

○忍是心之寶。不忍身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為剛。○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忍一時之氣。免千日之憂。○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臨機與對境。妙在先見明。○心不負人。面無慚色。○至誠不欺。得好名譽。○雖處私室。如臨至尊。○常當自防護。以義內省察。○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遠離諂曲。質直無偽。○身心寂靜。無諂無曲。

道受辱不怨。受寵若驚。○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柔弱保身。可以長久。○信已何求。非已何憎。德行由已。非譽由人。○忍者身之寶。慎勿與人爭。一切諸魔來。吾以忍坐勝。一切諸真人。皆以忍辱故。○夫惟不爭。故無尤。○善者君子之所本。百行之所長。萬福之所往來。○人若遇我以禍。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氣。長生於我。○柔弱護身之本。剛強惹禍之由。○不履邪途。不欺暗室。○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窅冥之中。獨有照焉。○附耳之語。流聞千里。○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念真心不退。忠信不妄言。○貌不羨乎情。言不溢乎行。○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君子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

食言。○行善不為名。而名從之。○出處語默。天地皆知。惟正可守。心不可欺。○潔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操脩於明。行悖於幽。人不知。則鬼神知之。○直道而行。無偏無黨。是曰善人。所當崇獎。○若欲不知。除非不為。○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人可欺。天不可欺。人可瞞。天不可瞞。

感應

宋淳熙十年。南康建昌縣旱。民告於軍司戶張玘。子溫受牒檢視。甘泉鄉人李氏。名田數百畝。皆成熟。不肯陳詞。問社交徧責之。謂其立異。李曰。投訴當以實。我家田不旱。豈欺天欺人。且自欺乎。必不可。衆人惡曰。今一鄉稱旱。而君獨否。官司必以他人為妄。是獨善其身而貽害於百室也。李猶持前說。於是唱率惡少。夜拋磚石。擊其扉及屋瓦。呼譟徹旦。固未逞志。遂公肆言。恐之曰。先焚爾廬。次戕爾族。事到有司。不過推一人償命耳。李不獲已。亦隨衆自列。得以分數蠲租。為錢六萬。既而悔之曰。禾穀不損而強我如此。何以俯仰於天地間。顧已不可柰何。乃邀道士數輩。用所免之數。

建醮。筵以謝過。示不以無名之財自潤也。明年秋。此鄉復旱。無毫釐之收。唯李田高下皆獲豐稔。

宋章行式。採訪西川。其姪子威侍行。有老兵丁約。日侍左右。子威覺其不凡。方欲詰問。約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審察。今果不欺。得道必矣。但尚餘兩塵耳。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塵即世劫也。

唐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間。則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當遣人護子。建章竟得將命而返。於是棄官學道。遂獲登真。

宋楊希仲。字季達。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為成都某氏館賓。家有小婦。少而美。詣學舍調客。試其所守。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舉皆知之。當令魁多士。以為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全蜀類試。希仲乃為第。

一人。

宋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舍於臘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晦。山主家婦然倚戶。顧客勤渠發勞苦之語。繼而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高誼。願申困苦之情。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為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貧無以歸。不能忍饑寒。願依於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愧感謝而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者。是以來。翁躡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失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為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即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為巴東守。宋林述中博士嘗言。有一郡鼓角樓。纔三更時。即有鬼掩其鼓。擊之不鳴。兵級屢以失更見治。甚苦。及往見一禪師。求禳之術。師曰。汝候其來。則

遽執之。級曰。執恐不獲。師曰。但禁氣勿言。級如所諭。夜果得鬼。天欲將曉。鬼乃哀告兵級。吾於太守暨諸僚屬。並無所畏。其所畏者。獨二人。一某寺禪師。一某處黃二叔。汝可赦吾。不復來矣。某寺禪師。即兵級所訪者。素有道德。人皆欽仰。黃二叔者。未知何等。人明日聞於太守。召而詰之。乃一老圃鬻菜為業。凡三十年。菜之老嫩。束之大小。持心不二。然老圃於物不欺。有所寸長。尚使鬼神欽畏如此。而况世之君子。有大過人者乎。

昔阿難耶。在兒連山下居。大富珍寶。四遠賈客舉貸乞。凶者往無不得。時有五百賈客。行海船壞。珍寶皆沒。死者不少。或依板得活。咸詣阿難。耶。主人設食汲井。得寶篋。各有題疏其姓字。估客食訖。皆悲。主人問故。答言。我等。伴侶五百人。共行海中。船舶翻沒。死者不少。挾持小板。劣得生。活。亡失珍寶。悲念伴侶耳。屬觀井中所得寶篋。皆是我許。不知那爾。主人言。卿曹行治生。賈販。若至心者。不失也。但不至心。故失耳。我從無數劫以來。未嘗不至心。初不欺侵。諸失寶者。皆趣我井。卿各索姓字取去。昔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已捧鄉書。家極貧。閉戶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

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汚我婦慙而退。茂先次年登第。三子皆登第。昔羸提羸提也。仙人。在大林中。修忍行慈。時迦利王將嫖女入林遊戲。飲食既訖。王小睡息。諸嫖女輩採花林間。見此仙人。加敬禮拜。在一面立。仙人爾時為諸嫖女讚說慈忍。其言美妙。聽者無厭。久而不去。迦利王覺。不見嫖女。拔劍追蹤。見在仙人前立。嬌妬隆威。瞋目奮劍。而問仙人。汝作何物。仙人荅言。我今在此修忍行慈。王言。我今試汝。當以利劍截汝耳鼻。斬汝手足。若不瞋者。知汝修忍。仙人言。任意。王即拔劍。截其耳鼻。斬其手足。而問之言。汝心動不。荅言。我心修行慈忍。不動。王言。汝一身在此。無有勢力。雖口言不動。誰當信者。是時仙人即作誓言。若我實修慈忍。血當為乳。即時血變為乳。王大驚喜。將諸女去。是時林中龍神為此仙人。雷電霹靂。王被毒害。沒不還宮。

昔有比丘。乞食至珠師門。時珠師為王穿大摩尼寶珠。放珠入屋。取食以施。有鵝見珠光潔。於是吞而食之。師持食出。不見珠。不見以為止。立偷之。拘逼追索。比丘恐被殺鵝。取珠。隱忍不敢以告。甘受鞭箠。耳眼口鼻。並皆流血。是時彼鵝來。趨食血。珠師嗔怒。打鵝即死。比丘見鵝已死。涕泣不樂。珠師聞之。問比丘言。汝何愁惱如是。比丘荅曰。菩薩往昔捨身以救鵝。我亦作是意。捨身以代鵝。由汝殺鵝。故心願不滿足。比丘具說上因。珠師剖鵝得珠。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禮拜懺悔。

嘉言

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禮之用。和為貴。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仁親以為寶。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信以守禮。禮以庇身。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敬賢者存。悞賢者亡。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

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愛人者必有天報。○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息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恢乎如天地之色。萬物○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執禮者常安而終吉。無禮者常危而招禍。

釋樹立僧寶。為良福田。令興福力。得出生死。○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若長若幼。皆須深敬。○僧者出三界之福田。具有戒體。戒為萬善之根。是故世人。歸信供養。○常應親善人。遠離於惡友。以近善人故。能捨諸惡業。○士有信行為聖所譽。○若人漸解懺悔。來近知識。水澄穢除。即自見道。

道學道由丹心。奉師如至親。○供養法師令人世為君子。賢孝高才。門族昌盛。○供養諸道德。所生無艱難。○供養好道德。齋戒見真王。靖念心不懈。七祖昇天堂。○貧窮好道。常念施惠。○積諸善功。供養法師。○宗奉師

寶。與道結緣。世世不絕。皆由先身積行所致。

感應

唐張武者。始為廬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為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夕止吾廬中可乎。僧欣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知此僧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盥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嘆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九。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為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昔有一男子。於正法出家。能為給事。所至寺諸比丘等。舍其給事。後轉疲極。自思惟言。誰能為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優波笈多。華言是佛所說。能於後弟子中。最為第一。即為作禮合掌。言大德大作佛事。為我說法。優波笈多言。能隨我教。當為說法。答曰。能。乃曰。那哆婆多。寺眾僧汝更給

事。問曰。眾僧有幾。答曰。有一萬八千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時彼比丘。即為一切眾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修道業。時給事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摩偷羅國。有一長者朝出相逢。長者念言。我未曾見而今見之。頭面禮足。問言。大德。所從遠近。有何事來。答言。從東國來。至優波笈多處。為欲聞法。而優波笈多。令我為僧給事。我今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者。長者曰。汝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代汝給事。眾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我悉給與。比丘與長者共取飲食等供養眾僧。三月安居。時比丘思惟所依功德。得阿羅漢果。

晉長安有釋曇始者。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太元之末。賣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以立規戒。義熙初。復還關中。開道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跋涉泥水。未嘗沾泥。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華言無諱胡遍訪眾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茲事之。昔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

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耆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齋食已訖。求老比丘。為我說法。獨敷一座。閉目靜嘿。時老比丘。自知闇鈍。不知說法。趣其睡眠。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果。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審已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慚耻。復棄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於時。具論上恩。蒙得道果。故賣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深自剋責。即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昔維衛佛。衛從諸比丘。六萬二千。初從山出。還父王國。國王於城外割地立屋。處諸比丘。有比丘。語左右家。欲倩作屋。男子不許。其家老母。手自為之。屋得成。十指皆穿。比丘坐中定。一夜入火光。三昧。舍現大火。母遙望見。念我作屋。尋便已燒。何薄福乎。母入屋。故在。但於火光中。見比丘。甚大歡喜。壽終生天。釋迦成佛。天命未盡。來下白佛。明日飯佛。及聖眾。默然受之。波斯匿王。又遣請佛。佛曰。已受天請。王曰。未嘗見天人下施。何緣有此。明日遣人候之。不見施辦。乃至禺中。亦復寂然。王勅脩餼。饌若無人為。吾當

供之。日中天至。了不賫食。但將諸天玉女。鼓諸音樂。禮佛而住。白曰。時到即舉手巾。衆事自然皆辦。行水既訖。更舉手出厨。百味甘露在地。手自斟酌。衆會皆足。王見驚欣。澡畢白佛。不審此天宿有何福。手出百味。福德乃爾。佛為王說。前世手為比丘作屋。役是生天。九十一劫。手出衆物。福尚未終。

昔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

佛弟子華言大龜氏

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慈。福

於衆生。捨諸豪富。而從貧乞。欲分衛光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鑿糞聚。以為巖窟。羸劣疾病。常卧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巖窟。施小籬柵。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如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丸盛著左右。迦葉到所。呪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爾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遙啓迦葉。哀我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匍匐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僂體。籬上接與。

迦葉受之。尊口呪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賫去。著餘處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訖。盪鉢還著囊中。於是老母持復真信。迦葉自念。當現神通。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中。廣現神變。時母人見此踊躍。一心常跪。遙視迦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即啓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見。老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動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耀天宮。帝釋驚悸。何人福德。感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

昔陳安世者。京地人也。為崔本家客。稟性慈仁。行見鳥獸當道。避不欲

驚。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而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

本家游。以觀試之。本不覺是仙人也。久而轉怠。本在內方。作美食。

二仙復來。問安世曰。本在乎。答曰。在耳。因入白。本欲出。其妻引

而止之。曰。餓書生輩。復來求口腹也。勿聽。於是本使安世告言不在。二

人曰。汝向言在。却言不在。何也。答曰。本家叱我云。爾二人善其以實。乃

相謂曰。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吾二人。而敢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

問安世曰。汝好游戲乎。荅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曰。好道。二仙曰。汝常曰好道。然無緣知之。既而曰。審汝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而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道邊。呼之曰。安世來何晚也。荅曰。早來不見君耳。二人曰。我端然在汝邊耳。如此者三。而安世輒早至。二人知其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一室。安世承誠。二人常往來其處。林本聞安世處有人語聲。往輒不見。林本問適聞人語。今不見何也。荅曰。我獨語耳。林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自知失賢。乃自悔曰。吾慢賢而失之。彼誠確而得之也。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為師矣。乃拔去白髮。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為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升天。臨去。遂以要道傳林本。林本後亦得仙矣。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佛法。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葷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

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清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普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禮拜。普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先倒踣云。普子舍。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

昔時有一比丘。名波拘盧。從座而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拘夷那竭國。為長者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聽經。聞法歡喜。持一藥果。名訶梨勒。華言天王持來此果。為藥。功用至多。奉上衆僧。緣此果報。命

終生天下。生世間。恒處尊貴。端正雄傑。與衆超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餘福值佛。光導寢冥。授我法藥。逮得應真。力能移山。慧能消惡。善哉福報。為真諦矣。

宋齊安郡有跛男子。其妻病偃。恒念其疾。夙因所致。每遇僧伽道士。深加禮敬。愈久愈虔。畝植來生福果。忽有舊識道人過宿。問曰。汝皆欲愈疾乎。曰。固所望也。曰。吾有善藥。因各與五丸。遂失道者所在。服之皆愈。

昔房建居含山郡。尚竒好道。敬禮道士。受六甲符及九章真錄。積二十年。後游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為建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

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建竒之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迄今十年矣。時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玉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一日獨游開元觀。觀北軒有塑真人狀者二。東者左玄真人。乃視左玄之狀。是衡山所遇道士也。及覩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李侯護兵於南海。嘗以二簪飾左右真人之首。迄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數月矣。今君所獲果是焉。建益竒之。因以玉簪歸道士焉。

昔趙公成者。患兩脚不能起。旦夕存心太上法。禮敬道士。太上真人賜公成流明壇栢散一劑。即能起。後得道在鶴鳴山。此乃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

昔有一賢者。其妻有疾。遣价迎一道士禳之。道士以事阻不得往。即以被褥付之。价持褥至家。賢者燒香敬禮。如見道士。忽有一童子至庭。自言道士使我来問病。賢者方致禮延之坐。其妻病即愈。童子語賢者曰。病者已

愈。道士無煩復來。賢者可送法服還也。賢者如其語。躬送法服還道士。且道神童將命。及妻病愈之故。道士愕然曰。貧道未嘗遣人。亦不知君之良配病愈。因問童子形貌何似。賢者答言。可十五六。姿容端正。佳麗出人道。士歷思弟子中無肖者。乃知神人感賢者之誠。昭茲靈貺也。

昔豫章逆旅梅氏。有道僧投止。皆不求直。常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設齋。可借新瓷椀二十事。及七筋。君亦宜來。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道士將椀渡江去。梅翌日詣洞前。問村人。莫知其處。偶得一小逕。甚明淨。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童應門。問之。乃陳師之居也。入見道士。衣冠華楚。延坐命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之不食。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所得椀贈客。視之。乃金椀也。謂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歲人參狗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此後不復見。

昔樂法師者。不知何代人也。案定志經云。法師姓樂。名淨信。居業巨富。而夫婦皆欽崇大道。每以其資儲供山中道士。仍斥僕隸以奉洒掃。具帳席。

器用菓菽香藥金珠錦繡寶貝珍玩服飾之物靡不備焉。暨夫婦既克終天年而俱列仙籍。有子法解者。夫婦亦不違先君之貽訓。刻意奉道。遂罄家業以施其山中道士。逮至窘涸。乃鬻其二子。更以供饋。匪懈厥初。於是法解夫婦亦終永年。率證仙第。其二子長曰胤祖。次曰胤徹。小名阿奴。而阿奴齒及齠齔。自能書畫。啓談操詞。常在人表。厥後乃共堅修煉。勉勵勤行。果滿功圓。並登仙路。此三世六人得道者也。

唐彭城劉存希。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內署倉惶之際。隨駕不及。唯捲天師像捧持而行。同伴三十餘人。皆為虜。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避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時與妻相失。已旬日矣。

晉鍾嘉。字超本。許真君之外甥。精虔奉道。得舅之祕要。不交人物。獨居象牙湖西。以道術救接百姓。真君上昇日。召之授妙道真訣。按而行之。元康二年十月十五日。乘碧霞之輦上昇。今有古壇石井故宅。號丹陵觀。

宋汀州人張從善。父喪脩水陸。追薦。次年喪母。又作水陸。同薦父母。既畢。明夜夢父母來曰。昨日好齋事。吾乘此功德。今皆往生西方。特來別汝。從善問曰。兒去年作齋事如何。父曰。不曾得用。其時有一僧來就齋。而齋已罷。汝斥去之。坐此。無有功德。昨日汝心甚虔。諸僧求齋者。汝能誠心禮敬。不問遠近。功德大矣。從善既覺。追憶其事。且喜且悔。自是益禮敬僧伽。

嘉言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孝子為能饗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為亡人作福。如餉遠人。若生人天。增益功德。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應請法師講菩薩戒經律。福資亡者。得見諸佛。得生天上。男女命終。造作黃幡。懸著刹上。離八難苦。得生十方淨土。志誠念清淨蓮花目如來。兼塑畫形像。存亡皆獲報。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珎造塔。撤寶崇真。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人命終時。得聞鐘磬。增其正念。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

凡人命將終時。若有正信衆生。於其頭邊。念玉帝尊號。亡者不墮惡報。神昇九天。○故正經者。上通三天。下徹九泉。可以追薦冥爽。超度祖玄。○對三寶稱揚。為先亡首過。務在精嚴。必彰福利。○為先亡父母。億劫種親。寫造三十六部尊經。拔度神鬼。其福無量。○其人孝道。能修十二福功德。必達天曹。亡靈永離地獄。悟道登真。一修像。二寫經。三齋戒。四誦花。五香。六脩道場。七贖生命。八布施。九救濟。十除心。十一懺。十二平等。○鍊質入仙真。遂成金剛體。超度三界。難地獄五苦解。

感應

宋莫道祖。池州人也。以宣和甲辰秋喪母。追慕無已。聞太平州田功曹。常以天樞法。救人病苦。能追攝死鬼。以詰升沉。道祖見其靈異。遂具狀乞行拯拔。功曹受狀。判押燒化。令神將即時追攝。道祖母氏到壇。問曰。冥司如何。母對曰。若作六六功德。幽冥普獲霑恩。妾即得超生。功曹復問曰。何謂六六。答云。黃籙大齋。道祖泣告曰。兒身計未成。何緣有力。為大功果。母曰。不然。但志心專誦道教。太上救苦經。及太一救苦天尊御號。冥司簡奏上天。功即應聲至矣。又曰。冥司限促。不敢久留。乃作禮而去。道祖即告功曹。

求受太上救苦經。及天尊御號。日夜虔誠。無誦各積千遍。具疏焚化。是夜母見夢於道祖曰。汝今不負鞠育之恩。誦經持號。誠格高真。蒙上帝符命。我已得生天。自今無復見汝。汝宜自勉。言訖。乘雲冉冉而去。

宋芮興。勇略之將也。自金人南侵。在荆湖淮漢間。凡經數十戰。未嘗喪師。乞界祠。朝廷從之。閒居禮佛。以樂餘生。如此十年。一夕昏黃時。門首有二千人。皆舊日受撥者。左右之人皆不見。而芮獨見之。遂出門而問曰。汝何故來此。衆人曰。平生在大尉軍中。荷有威望。得全此生。不料兩三年。皆為帶血之鬼。徑來告訴。芮曰。教我如何。衆曰。特求薦拔。芮曰。汝衆且去。待吾理會。芮後建水陸大齋。及九幽章醮。超拔之。旬日後。夜靜獨坐小室。又見在前。一二人皆循墻而下。遂喚家人。僮婢於前指示之。未久。芮但叫曰。佛來佛來。合掌而化。

宋太學博士莊安常。宜興人。因妻亡於金山。設水陸冥會。資薦。夜深事畢。暫寄榻上。夢妻來。冠服新潔。有喜色。脫所著鞋在地。襪而登虛。漸騰入雲。表始沒。驚覺。以白于僧及他人。皆云生天也。

唐吏部侍郎盧從愿。父素不事佛。開元初。選人有暴亡者。以筭未盡。為地下所司放還。既出門。逢一老人著枷。謂選人曰。君已得還。我子從愿。今居吏部。若選事未畢。當見之。可為相諭。已由不事佛。今受諸罪。備極苦痛。可速作經像相救。其人既活。於銓司為說之。從愿涕泣。請假寫經於佛前念誦。以資救拔。後十餘日。其父詣選人辭謝。云。已生人間。可為白兒。言訖不見。

唐吳可久。越人。元和十四年。寓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暴亡。經三載。見夢於吳曰。我為邪見。今作一毒龍。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日當死。願為請僧。就彼誦金剛經。冀免他苦。吳夢中不信。叱之。王氏唾其面。驚覺。面已腫痛。不可忍。王氏復託夢於可久之兄曰。園中取龍舌草。搗塗之。立愈。兄寤。依其言。即愈。詰旦。兄弟同往其地。請僧誦經。以薦拔之。俄有大蛇從塔邊出。舉首徧視。經盡而斃。後夜復夢王氏來謝曰。得誦經相救。吾託生人世矣。可久自此歸信佛法。

宋高邦佐。簿眉山。忽丁父憂。於二十七夜。被攝至冥司。見其父責曰。汝齋祭不誠。僧與庖者。皆不嚴潔。無益於我。但汝每日所焚。九天生神章。皆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汝若更請高明道士看誦。及多焚化。吾將脫離幽局矣。邦佐如戒。後父托夢曰。得汝生神章薦拔之力。已托生矣。

唐西京宜陽縣劉楫。字巨濟。年二十七歲。家產豐盛。嘉祥四年。二月初八日。乘馬遊香山寺。燒香罷。出寺。一相者指巨濟言。公衣祿豐厚。其壽不永。三旬尤宜修福。劉楫見言。悶悶而歸。謂其妻曰。吾雖富足。壽命不長。奈何。相者令我修福。何如。妻許氏告。我家鞏縣臨河倚山。冤鬼無數。傷害百姓。此王世充與李密戰時。陣亡之人。不得超生。宜乎薦拔。此可為之。須得有德行高人。仗其威力。可救之。楫曰。往上清宮。請大師孫真人。何如。妻曰。善。巨濟詣上清宮。謁孫大師。臨近二三里。遙觀花樹下。二三人。立馬一疋。既近。見紫服。乃孫真人也。真人曰。吾等公多時。何來晚矣。劉楫驚拜曰。真人何知。真人曰。予昨日往洛陽買香茶。回至柳堰下。天色欲晚。見數百人。皆跪拜告曰。我等皆陣亡之鬼。無由超度。荷劉公欲設齋薦拔。望真人慈憫。早令脫生。言訖。忽然而去。今日故遠來接君。遂議定。清明日設醮。專薦陣

亡孤寬。揖告歸。至所期之日。備車馬取至真人。設醮之夕。天門上群鶴飛繞壇上。是歲洛京風雨均調。並無災祟。其醮大達。後真人寄書與巨濟言。夢中鬼來謝云。與君告天請壽。可延三紀。巨濟後於洛陽天津橋上。見一相者曰。公作何福。面上有陰德之氣。觀公之貌。壽可延三紀。劉曰。別無陰德。止做醮。救援孤魂。設貧三日而已。相者曰。救死拔亡。其功甚大。捐後以才德任洛陽主簿。及生五子。壽年六十六歲。善終。

昔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者入冥。經歷之處。皆如郡城。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碑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生極訝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誤追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君。然慎勿窺吾簿。吏既去。生潛目架上。簽牌曰。人間食料簿。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遂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責之。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醬。是故竊食簿。驗之。頗怒其罪。吏怒稍解。乃於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其徑路微細。隨使而行。忽

忽見一婦人。形容顛顛。衣服縷縷。抱一孩子。拜於路傍。謂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頃年因產而死。竟未得受生。飢貧尤甚。希君濟以資。緡數千貫。生以無錢辭之。婦曰。所求者。楮貨也。君還魂後。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與寫金光明經一部。懺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國寺。將踰其闕。為使所推。踣而寤。仁忠既悲喜。問其冥間之事。生曰。君非必任金吾將軍。言其碑粟之事。又話見君亡妻。言其形質無差。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忽覺醬香。今嗜之頗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驗也。自爾朱寫經畢。許生燔紙數千。其婦於夢中。辭謝而去。云。今得超生矣。朱果為金吾將軍。顯賤之事。不差毫釐矣。

宋平江虎丘寺沙彌法明。因見水濱多橫亡者。每夜誦金剛經。施食追薦。忽因赴緣。夜歸過危橋。足跌而墮。自覺身如浮雲。中間雜暎之聲。云我等救之。此誦經薦我之沙彌也。及甦。而身在岸上。遍身有經幡之輝。因此愈加精嚴。修進功倍於前。後感鬼神致謝云。

宋馬述尹。年十八。隨父肅夫調官京師。抱疾而終。有姊嫁常州稅官秉義。

卽李樞母留姊家。不知子之亡。李氏婢忽如狂。作男子聲曰。我卽馬述尹也。某月某日以疾死。今幾月矣。欲一見吾母與大姊。故附舟來。欲丐佛果以助超生。母與姊始聞之。悲駭。扣之而信。遂許其請。婢乃不言。卽名太平。寺僧誦經具饌。寫疏以薦。明日婢復語云。荷吾母與吾姊薦拔如此。但某僧看經至某處止。某僧至某處止。功德不圓。為可惜爾。其母未深信。試呼僧責之。皆慙謝而退。亟更誦焉。

宋朝散大夫池州通判丁鍊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官舍。越十四日子。偷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南。然猶為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汝與汝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為男子。愉覺以告父。後數日。其孫百朋。又夢經一官府。衛卒羅陳。方趨而過。或呼于後曰。縣君在此。安得不省謁。遂回入府門。至東廡簾下。果見之。言曰。吾於此蕭然無親舊。而旦暮有趨府之勞。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嬰拘繫之苦矣。語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可去矣。既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綠衣人。據按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縉

承議也。百朋憶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與祖父同年。世契不薄。願母吞拜。縉受之。既坐。詢大夫安否甚悉。少頃。吏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縉曰。施縣君與子親歟。曰。新亡祖母。縉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緣。而未脫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泣曰。祖父昔從公游。今祖母生緣在公。誓效。苟得轉為男。存沒皆被厚德矣。縉曰。柰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縉曰。子少俟。當試為圖之。於是縉出循廡而上。迤邐升殿中。若無影響。須臾復下。則左右翼扶。步武詳緩。笑曰。已遂所請。然歸須誦佛說。月上女經。及不增不減經。以助度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視祖母猶立階下。大言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寤。盡記其說。鍊且驚且疑曰。二經之名。所未嘗聞。訪諸軋明院。果得之。乃月上女。以辯才聞道。如來授記。轉女身為男。及慧命舍利弗。問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減之義。鍊始歎異。擇僧之賢。及命家人女子。皆齋潔持誦。數至千卷。設冥陽水陸齋。以侑之。迨百日。鍊夢妻來曰。佛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薦之恩。今生於廬州霍家為子矣。謝訣而去。

宋臨江軍慧力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為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携所聚之錢。彌泣藏前。擲錢於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宋祝堯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揚子江。大風作於金山寺下。舟覆。妻孥盡溺。唯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秩滿。東還。復留故處。就寺設水陸供薦。禱千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更。少焉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如澆涎。裸跣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明僧衆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拖脚引下。喫數口水。入水底。為綠衣一官人推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為妻。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初猶笑不言。及既眠。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因悶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少快心。如何。彼堅拒不可。求之屢

矣。一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與香花列布。及詣香案邊。聽讀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料君在此。盤旋繞寺。不肯返。綠衣若見促我。故逗留。會罷。燭滅。強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抱廊柱不放。遭毆打極困。他怕天曉。始捨去。此身墮九泉之下。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力廣大所致耳。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為夫婦如初。滿寺之人。莫不驚異。綠衣者。蓋水府判官也。

北齊時。有士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愛奴馬。及皆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以為殉。不然。無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云。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止在門。所經一宿。明旦見其亡主。被鎖以兵守衛。入官所。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窺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乎。對曰。得八斗。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壓。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喜色。謂奴曰。今當為汝白也。又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何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

家人為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司白。官請官放奴。即喚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脩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濟。異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奴遂重生。具言之。家中果以其設會。於是傾家脩福練行。宋順陽郭銓。字仲衡。為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婿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為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為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婿。令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誦誦留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倏然復沒。凝之即時供辦。會畢。凝之一夕夢銓來相謝曰。感君厚恩。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

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武帝之時。死于洛陽。道俗同志為設會于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合堂驚耀。皆得覩見。時復有汲郡衛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公則鉢也。有飯盈焉。馨氣充勃。闔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行分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飢。士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懺文。晉末齋者尚用之。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治儀者。作聖賢傳云。度亦生西方。

唐開元中。亳州太清宮。王師薦父誦玉皇經萬餘遍。無驗。生懈心。遇老叟授以善本。加誠誦之三日。忽夜半見其父。環佩玳瑁。仙脈下降。言吾因汝誦玉皇經。已享天福。位居仙列。言訖上昇。

宋偽齊劉豫。自金虜入寇。高宗下詔親征。九月。親詣天竺大士殿。焚香恭禱。蚤平北虜。既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金人齊人于潤州。世忠獻俘。行在。因陳戰歿之人。乞加贈恤。上感然曰。死於鋒鏑。誠為可憫。即勅直學士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為濟度。是夕有見鬼神來甚眾。有夢戰死者。咸欣然相慶。以為自此得生善道。

唐長安通軌坊劉公信妻陳氏其母因病先卒。陳氏忽暴亡。見一人引入地獄。備覩諸罪相。後見一獄。石門忽開。母在其中。受極重苦。母見女曰。汝可為吾寫法華經一部。使吾脫免此苦。言已。門閉。陳氏再蘇。說之。公信即憑妹婿趙師子。寫是經。忽有經生持新寫蓮經一部來質錢。趙言幸有此經。可贖之。不必寫也。劉從之。裝束訖。授與陳氏。陳氏一日設母食。供養焚化。是經其夜乃夢曰。吾先令汝寫經一部。何不為之。女曰。已為贖一部。訖。母曰。吾為此經。增受重罪。獄卒打吾脊破。以不合取范家經為已有。故女夢覺。急請人書之。既成。請僧表懺。又夢母曰。吾承經薦拔之力。已脫冥司。好處安身。今來報汝。汝當信心。好住世間。及詢前經。果是姓范人寫。時龍朔中也。

唐瑯琊王之弘。貞觀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間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聞語云。軌是女婿。不合於妻家立靈。但以苦無所依。為置立可也。妻從其請。又具說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

耳。軌雖無罪。然必大資福助。合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滿三部。以此功德。資我冥途。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來謝曰。承寫經功德矣。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目云。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此子後必仕宦。願善養畜。自此以後。不復更來矣。

隋開皇中。有僧慧超。立行卓爾。常誦法華。師有一弟子善緣。年在志學。亦通蓮經三卷。一日病死。超往泰山焚香。具述來意。未偶。忽發聲曰。師此行精苦。所問敢不咨白。遂引至府君前。超白曰。弟子今在何處。君曰。善緣在此。未有生處。超曰。欲與相見得否。君即遣使領東行數十步。果得見。回問苦樂如何。弟子曰。但被拘繫。亦無苦樂。念生處未定。願師并濟之。師曰。作何功德。弟子曰。乞造法華經一部。設齋一百負。師既歸。即書經飯僧。事訖復謁府君。君相接如先師。陳所為。君曰。善緣。師寫經題妙字始成。便生勝處。師曰。生何處。君曰。還生齊郡王武家為男子。待三歲。可往覓之。超過三年。即往問曰。檀越之子。欲得相見。王氏抵拒。不言有子。師遂具說府君之

言其妻在室。語夫曰。法師靈感若此。可使見之。即抱兒出。一見師。走入懷抱。悲泣良久。及年長大。志願出家。還事超師。

隋僧行堅。不知何許人。常修禪觀。節操嚴甚。因事經游泰山。日夕入嶽祠。度宵。吏曰。此無館舍。唯有神廡下。然而宿此者必暴死。堅曰。無妨。遂為藉蒿於廡下。堅端坐誦經。可一更。忽見其神衣冠甚偉。向堅合掌。堅問曰。聞宿此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神曰。當死者特至。聞弟子聲而自死。非殺之也。又問之曰。世傳泰山治鬼。是否。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堅曰。有兩同學僧。已死。今在否。神問名字。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受對。師往見之。神遣使引入墻院。見一人在火中號呼。形變不可識。而血肉焦臭。堅不忍觀。即還廡下。復與神坐。堅曰。欲救是僧。得否。神曰。可能為寫法華經。必應得免。既而與神別。明日。廟令視堅。不死。訝之。堅去。急報前。願寫經裝畢。賣而就廟。神出如故。以事告之。神曰。師為寫經題目。彼已脫去。此苦復生人間矣。然此處不潔。不宜安經。願師還送入寺中供養。遂與神別。

宋僧慧果。豫州人。幼不茹葷。止京師九龍寺。誦法華諸經。嘗於廁中見一

鬼致敬云。昔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取糞。鬼中某嘗有錢三千埋柿樹下。法師慈悲。願取之。為植福薦拔。師即告眾取錢。寫法華經一部。後忽夢此鬼謝曰。已得改報。大勝前日。

唐咸亨二年三月。長安法海寺英禪師。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冥。自梁武殞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之。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脩設。苟釋狴牢。敢不知報。英尋義濟。果得儀文。即以所期之日。於山北寺。如法脩設。次日。曛暮。向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秦范。睢也。指其後曰。此穰侯。此白起。此王翦。此張儀。此陳軫。皆秦臣也。各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皆乘善力。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宋沙門僧妙者。上黨人也。家姓馮氏。居于江陵上明村。妙遊乞零陵。因居郡治龍華精舍。善於蓄聚。米至數千斛。後數年。龍華寺灾。焚蕩畧盡。妙臨

終以財物付弟子法宗。令造講堂僧房。法宗立堂畢。頗拖延。曰。未得建房。至泰始三年正月。被疾甚篤。時有道猛比丘。隨泉陵令高陽許靜慧。在縣縣即郡治之邑也。猛往省法宗之疾。入寺數步。見一沙門著桃花布裙。軍黃小帔。行且罵云。小子法宗。遠處分。不立僧房。費散財物。既見道猛。如驚羞狀。以帔蒙頭。入法宗房。猛嘗往來此寺。未嘗見此沙門。不欲于突之。先見法超道人。說所聞見。超疑猛或許妄。檢問形狀音氣。猛具言之。超曰。即法宗之師也。亡來數載。共歎悵之。其夕。即靈語。使急召法宗。法宗既至。數罵甚嚴。猶以僧房為言。聲音氣調。不異平生。法宗稽首謝之。既畢。問和尚。今生何處。善惡云何。妙曰。生處粗可耳。但應受小適。二年外。乃可得免。燕有小抑橫。欲訴所司。為無袈裟。不能得行。可急為製也。法宗曰。袈裟可辦。未審和尚云何得之。妙曰。汝可請僧設供。以袈裟為觀。我即得也。法宗如言。飯僧觀衣。道猛時在會。又見僧妙倚於堂戶之外。拱立聽經。飯觀訖。猛即見袈裟已在妙身矣。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大目犍連

佛弟

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

哺之恩。即以道眼觀視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母得鉢飯。便以左手掌鉢。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涕泣。馳還白佛。具陳如此。佛言。汝母罪根深結。非汝一人力所奈何。汝雖孝順。聲動天地。天地神祇。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脫。吾今當說救濟之法。令一切難。皆離憂苦。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及灌盃器。香油。提燭。林敷。卧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衆僧。當此之日。一切聖衆。或在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在樹下經行。或六通自在。教化。聲聞緣覺。或十地菩薩大人。權現比丘。在大衆中。皆同一心受鉢。和羅飯。又云鉢和蘭華言自恣食具清淨戒。聖衆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若父母現在者。福樂百年。若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花光。時佛勅十方衆僧。皆先為施主家。咒願。願七世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初受食時。先安在佛前。

塔寺中。佛前衆僧。咒願竟。便自受食。時目連比丘及大菩薩衆。皆大歡喜。目連悲啼泣聲。釋然除滅。爾時目連母。即於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目連復白佛言。弟子所生母。得蒙三寶功德之力。衆僧威神之力。若未來世一切佛弟子。亦應奉盂蘭盆。正云烏藍婆。擊華言。救。即野食之器。七世父母。為可爾否。佛言。大善快問。我正欲說。汝今復問。善男子。若有比丘比丘尼。國王太子。大臣宰相三公。百官萬民。庶人行慈孝者。皆應先為所生現在父母。過去七世父母。於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百味飲食。安盂蘭盆中。施十方自恣僧。願使現在父母壽命百年無病。無一切苦惱之患。乃至七世父母。離餓鬼苦。生人天中。福樂無極。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當以孝慈憶所生父母。為作盂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若一切佛弟子。應當奉持是法。時目連比丘。四輩弟子。歡喜奉行。

昔有婆羅門。華言。淨行。夫婦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壽終時。自相謂言。各當吞錢。以為資糧。其國俗法。死者不理。但著樹下。各吞五十金錢。身爛錢

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愍之。泣然流涕。傷其慳貪。取為設福。請佛及僧。盡心供辦。擎飯佛前。稱名咒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

昔有一羅漢。福度衆生。因次教化。遇一女人。字曰光目。設食供養。羅漢問之。欲願何事。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資福救拔。未知我母生處何趣。羅漢愍之。為入定觀。見光目之母。墮在惡趣。受極大苦。羅漢問光目言。汝母作何行業。今在惡趣。受極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習。唯好食。取魚鱉之屬。所食魚鱉。多食其子。或炒或煮。恣情食散。計其入中。數千萬復倍。尊者慈愍如何。哀救。羅漢愍之。為作方便。勸光目。汝可志誠。念清淨蓮華。目如來。無塑畫形像。存亡獲報。光目聞已。即捨所愛。畫佛像。而供養之。復恭敬心。悲泣瞻禮。忽於夜後。夢見有佛身。金色晃耀。如須彌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曰。汝大慈愍。善能為母發如是。大願。吾觀汝母。過是報後。當生無憂國土。壽命不可計。劫後成佛果。廣度人天。數如恒河沙。昔罽賓國。有一長者。本大富。父母亡後。常供養數道人。數年之中。家欲貧困。無復有得為父母作福。念之愁毒。婦與婿言。可於富家傭作。得金以用。

布施遠使父母得福無量。長者言然。於是夫婦同至富家。就傭求直。得金施盡。乃復傭作。富家遣夫耕田。婦厨下炊。耕得大石。如似磨蓋。發視見金千鼎。便還覆之。不復還食。富家遣婦餉夫。夫便擔金自歸其家。明日稱金還了富家。夫婦返舍。復為七世父母布施。用之終身不盡。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波斯匿王後宮姝女。名曰善愛。年在老邁。極大慳貪。不好惠施。時大目連欲化彼故。著衣持鉢。以神通力。從地湧出。住老母前。從其乞食。老母瞋恚。不肯布施。飯食已訖。有一殘果。及洗器水。臭而不取。爾時目連即從乞索。老母瞋恚。尋即持與。目連得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時彼老母見是變已。心懷信敬。歸誠懺悔。即於其夜。便取命終。生曠野中。在一樹下。食果飲水。以自存活。致經數時。波斯匿王將諸群臣遊獵射戲。馳逐群鹿。渴乏欲死。遙見彼樹。希望有水。馳奔趣向。去樹不遠。有火焰起。遮不聽近。但遙見人坐其樹下。王即遙問。汝是何人。在此對下。彼即荅言。我是波斯匿王後宮姝女。年在朽邁。名曰善愛。不好惠施。命終生此。唯願大王。慈悲憐愍。為我設供。請佛及僧。使我脫此弊惡。

之身。王即問言。為汝設福。可得知否。彼人荅言。設福必得。王自當見。爾時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勅諸兵衆。相去百步。安置一人。令聲相承。還歸城內。為其設供。請佛及僧。若彼得福。使諸兵衆。各各承聲。須臾聞我。令知虛實。尋即為設。請佛及僧。吼願已竟。彼對下人。百味飲食。自然在前。時波斯匿王。以知為實。即於佛前。深生信敬。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唐赫連寵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悰。領軍於邊上。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惣不知。寵時為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前有道士揚景通。結廬脩竹間。三百餘歲。寵醉歇廬前。謂景通曰。吾饑。有何所食。景通素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脩善救父。更害於吾。寵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逡巡有黑雲。至於廬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枷杻鎖械來。景通謂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悰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

汝何故更毀真人。今吾展轉罪重寵匍匐悲哀懺悔謝過景通曰。汝要免父之罪。脩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汝父生天。遂巡父被諸鬼領去。寵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鬼皆已托生人世。

蜀主孟昶往祈青城山。見女真麻姑致齋壇側。時有獻美女張氏者。遂納之。名曰麗華。同處于丈人觀。忽一夕。迅雷掣電。暴雨猛風。掀拔屋宇。騰空散落。張氏遂殞命。乃葬山下。後數十年。上元節。丈人觀道士李若冲夜歸。憇於山前。忽竹陰有一女子。號泣而出。詣若冲前賦詩云。獨卧經秋墮髮蟬。白揚風起不成眠。澄思往日掛房寵。淚濕衣襟損翠鈿。言訖復泣而退。若冲還觀。見丈人殿上有衣冠朱履之士。皆面北立。如有奏對殿下廊廡間。列諸罪人。見獄卒引一女子。繫於鐵柱杖之。彌斗痛楚。徐察之。乃山前逢之者。俄頃善神以劍指若冲曰。今夕上元。天官泊五嶽丈人。校勘生死罪目。不宜以立。若冲乃潛避。達旦具白其師唐洞卿。唐曰。汝知之乎。此乃

張麗華也。昔寵幸於此。褻瀆上真。致獲斯罪。既以詩告汝。汝當救之。曰。何法可救。曰。但轉九天生神章十卷。奏金籙白簡。可免此苦。即自托生。偶遇臨邛牧田魯。傳設黃籙。若冲遂置簡書與疏。轉經十過。投仗醮所。因而救度。誦至九卷。適丁焚簡之時。若冲即回向而焚之。明日張氏所葬之地。有沙字四句云。符吏匆匆扣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過經。若冲諦觀。大上垂教。憫諸衆生。故立救拔之門。以濟生死之路。故超度先亡者。當崇此教也。

唐開元二十六年。成都張益為長史。自少克孝。因失怙恃。哀毀過禮。遂舍家入山。誦玉皇本行集經。祈薦父母。以報養育劬勞之恩。異生極樂之處。日夕持經不絕。旦夕懇禱。念念不已。如是六年。殊無顯驗。遂疑經典無功。欲生退心。忽於庵側遇一老翁。儀容奇異。語張益云。非是經典無靈驗。亦非君不盡心。此乃去聖時遠。翻寫差錯。經文脫略。遂失其徵。老人即以杖指庵中經。云。取來老夫驗之也。益乃取跪而授之。翁開卷誦之。曰。果誤矣。遂取筆改正。改畢。忽失翁之所在。止見有一經集在石上。開之。卷軸不動。

乃新經一卷也。益望空頂禮。方知聖賢變化。倍加虔誠。專心奉持。得七日。亡父母忽來謂益曰。墮在地獄。備受衆苦。承汝精神福力。近得生天。今現故身。表功德爾。乃自天宮來言訖。幢蓋自空接引而上。

宋元祐七年。相州范輝妻梁氏。六月內以疾亡。其夫專為持誦本行經。并玉皇大帝聖號。極甚精勤。終月不輟。忽一日。夢其身飛昇上過天門。見綵霞滿空。異香襲人。瑶林寶樹。森列無數。清風徧觸。皆作玲瓏之聲。已覺非凡。又見宮殿星列。廡下設一虛榻。上題云。此梁氏之靈。范悟是其妻。因左右顧。忽一綵衣童子。傍立。范問之曰。梁氏何由致此。其人安在。侍童曰。梁氏致此。乃因君為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及念玉皇大帝聖號之力。今得快樂。已遷天仙矣。范感其言。益生敬仰。又見其傍有紙錢灰。并紙卷極多。或留在案上。或如紙灰飛下者。又問侍童。侍童曰。此乃人間功德。疏但其念誦至誠。染寫真謹者。乃留不然。擲去。范愈生信心。俄然而覺。即是年七月十四日也。

隋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姓宋氏。洛州人也。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

持律。昏曉不替。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鍾依時。僧徒無擾。同寺僧名三杲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由齋戒不持。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今月初家。禪定寺僧智興。鳴鍾散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疋。早奉與之。并陳吾意。妻遂驚寤。恠夢所由。與人共說。初未之信。尋而重夢。後經十日。凶告奄至。恰與夢同。乃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闔寺僧咸問興曰。何緣鳴鍾。乃感斯應。興曰。餘無他術。見法歲傳云。罽膩吒王受苦。由鳴鍾得停。敬遵此事。輒力行之。不以為苦。兼鳴鍾之始。先發善願。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扣。將欲長打。必先致敬。願惡趣。聞鍾聲。俱得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志常奉脩。豈期微誠。遂能遠感。咸曰善哉。

宋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也。曇遠年十八。丁父憂。哀毀過甚。踊之外。請僧法含為佛事。薦拔父靈。其夕轉經畢。衆僧已眠。曇遠忽見佛身自西方而至。黃金色相。光焰文餘。幡花繽紛。充滿虛空。其父亦在其中。

呼曇遠曰。吾得佛力。已登西方極樂世界矣。曇遠稽首百拜。忽然不見。惟宅中芬馨數日。

宋龍圖閣待制楊琰。和王存中之子也。至孝。既喪考妣。著存不忘于心。軋道七年三月十三日夜。夢見父和王與母夫人偕。龍圖夢中省記考妣已棄諸孤。恐亟去。懇留十日之款。和王許之。龍圖再拜勸酒。委曲如生之禮。龍圖泣。和王及夫人亦泣。龍圖稟考和王尋常所脩功德。燒獻錢馬人物。用得否。和王曰。用得。再問釋道功果孰勝。和王云。一同。但舉手翻覆。龍圖又問世間經文孰勝。和王答云。陰府深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汝若為吾印施一千卷。最為第一。龍圖意謂欲冥用。即對云。容造以獻。和王曰。可。時已暮矣。頃之有一急足。從水中行來報。酉時有金字牌過楚州。龍圖再問大人今在何處。和王云。吾管地部。方眷戀間。忽然夢覺。不勝悲感。淚流枕席。遂念和王英爽不昧。神色如生。蓋和王為宋大將。歷百戰。戡定禍亂。大功不一。受降不殺。全活甚衆。入扈殿。陞垂四十年。未嘗妄刑一人。忠厚明恕。宜得功德之助。有所主宰。且晤人間所脩功德。者誦金剛經文。所焚獻

者。陰府皆得用之。又知善惡報應。冥陽一起。無間彼此。亦足以勸世之為善者也。龍圖後於釋迦世尊降生之日。就資福禪寺。脩設天地冥陽水陸大齋一會。及齋僧若干。如法脩禮。金光明三德妙懺。一七晝夜。命僧衆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歲。資二親冥福也。後又夢二親語龍圖曰。吾見純孝。近所作者。吾皆得之矣。

嘉言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仁民而愛物。○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天地之德。莫大於好生。萬物之情。莫甚於愛生。

○仁慈利物。安隱衆生。○仁慈不殺。則壽命延長。○恕已愍彼。以慎傷暴。○若能調心。慈悲愍物。隨所施行。皆成大善。○慈悲之道。救拔為先。○寧當殺身破眼目。不忍行殺食衆生。○仁無亂志。慈最可行。愍傷衆生。其福無量。○大悲之化。救苦為端。弘誓之心。濟生為本。○好積諸德。慈愍衆生。不害衆生。是為梵行。○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

也。聖人所以欲生而惡殺。○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不侵害人。損身濟物。不自惜已。忍辱仁和。○常行放生。生生受生。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制殺生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伐。非逆人者勿殺。○昆蟲草木。猶不可傷。○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含血之類。有急投人。能為開度。濟其死厄。見世康彊。不遭橫惡。○度諸蠢動。一切衆生。咸使成就。無有天傷。見世興盛。不履衆橫。○常行慈心。愍濟一切。放生度死。其功甚重。○救濟萬物。世世受祿。○一切諸衆生。貪生惡懼死。我命即他命。慎勿輕於彼。○所居快樂無灾厄者。從放生救物。不害衆生中來。○濟度鳥獸。蠢動含靈。施捨財物。普救饑寒。功德最為第一。

感應

漢武帝鑿昆明池。習水戰。池通白鹿原。人釣魚于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鈎。明日帝遊戲于池。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鈎而放之。帝後得明珠。蓋魚之報也。

漢楚元王出獵。羣鹿趨山背。王引兵逐之。鹿陷大谷。四向壁立。中止有一鳥道。王以兵塞之。詰朝欲盡其類。既曉。兵合。有一巨鹿突圍至王前。跪請曰。我鹿首也。為王見逐。逝死無地。然古者不掩羣。故仁及走獸。鹿與人雖異。其愛惜命則一。吾願日輸一鹿。使王庖不虛。吾類亦得蕃息。何如。王乃擲弓曰。汝鹿王也。汝愛鹿。何異吾愛民。乃下令。殺鹿者與殺人罪同。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奔吳軍。若萬馬聲。吳軍驚遁。鹿王因見楚王。叙其報恩曲折。楚王愧感。於是為鹿王立廟。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今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季龍之敗。赴江者莫不沉溺。獨毛寶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所放白龜。既得。至東岸。龜乃回顧而去。

晉孔愉嘗至吳興。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而放之。至中流。回顧視。愉數四。及愉封餘干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感應如此。愉悟。乃取佩焉。

晉晉陽守宗杵林。得十頭龜。付厨。曰。每日以二頭作臠。其夜夢十丈夫。皂

布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晉桓邈為汝南郡人。齋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及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

宋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來。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容貌華飾。俱白服。便出與語。乃謂樞曰。久欲奉謁。今會良時。樞曰。卿自鄂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士。况復飲宴。且欲奉陪。幸無間也。樞覺其容止有異。且疑非常。更不敢啓。遂與同宴。夜闌。此二人俱醉於飲。處便卧。樞甚異之。左右人皆相目不敢言。以被覆之。及明尚寢。因舉被見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甚困矣。樞不敢殺。乃昇致江中。是夕夢二人衣白衣。各持一珠。放樞卧前。不語而去。及曉枕邊得二珠。各徑寸。乃二白魚之報也。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林角。奴慙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內有珠三斤許。留著奴床前。啾啾如欲語狀。蓋以為謝也。

梁中山劉洽。天監三年。為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次。竈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為弊。劉為設齋會。放之於婁湖。劉俄遷秣陵令。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二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者。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息云。當令君延一筭。

晉崔放。字子游。清河人。永嘉二十七年。寓公安。嘗因食鱠而病。秋初臨湖。上山亭。與女子同玩秋荷。倚欄極眺。忽聞亭檻之際。有人語曰。賢疾為嘗食鱠。不食則壽長。放以左右無人。遂起臨檻。忽見檻下有一大龜。又語如前言訖。入水。放遂終身不食水族。後放為江陵令。年九十餘卒。

陳宣帝時。揚州嚴泰欲往襄州看親。一馬一僕前詣襄陽。時正深秋。對景自吟曰。誰道江南景物佳。岸邊常有四時花。竹籬茅舍溪光淺。元是西湖賣酒家。下馬沽酒獨酌。忽一人至。揖泰曰。烏壽之使。我來見遭難。知君仁慈。必能授挈。見在江左待君。泰久思從來不識。問來者公何人。曰。我乃元

深遂與深相從至江上。悄然不見一人。乃問元深。烏壽之安在。元深用手指江上。小舟曰。壽之在此。回首元深已不見。小舟將近。泰問烏壽之在此。漁人曰。無。遂歌曰。遠望扁舟一葉來。襄江兩岸百花開。好拋生計承槎去。尤恐區區無取財。泰曰。此小舟何幹。舟人曰。此捕魚舟。泰曰。得魚何在。漁人曰。今日不得魚。只網得龜。泰請看之。漁人於絡袋中取出。果見龜五十餘箇。於內有一大龜。泰酬價買之。令僕人引漁人入府。陳負外所支錢五十貫訖。遂令漁人盡傾入江中。泰次日到陳宅。是夜閣中秉燭獨坐。作詩曰。可嘆秋宵更漏長。無人獨對篆煙香。欲眠耳畔寒蛩碎。端的心寬也斷腸。忽聞閣外有人作歌曰。遠涉波瀾到此間。報聞刀布已先還。待傾鴛力終身謝。爭奈君恩重若山。歌畢。呼嚴公云。壽之特來報謝。泰開戶。見元深引一人來座前拜跪致謝不已。泰曰。公年高何必如此。此人云。某乃壽之也。因言前日所廢錢鈔。令諸子拜送到。又與公請延壽筭。言畢。二人辭而去。泰如夢寐。至來日。府中見漁者告泰云。前日龜價錢盡沉江中。泰笑曰。不義之財也。遂辭親戚歸。比到家百里。父來遠接。泰拜父。父問曰。數日前

四更以來。有皂衣五十餘人。各携錢一兩。言汝兒江上被人取了。我父就船中番舟而奪之。令我等不遠千里送來。留下錢而去。其錢尚濕。我與汝毋以汝性命為憂。泰方省曰。信知壽之言前日所廢錢鈔。令諸子送訖。蓋烏衣者乃小龜也。元深龜也。壽之大龜也。夫水族受恩。猶能報謝。而況於人乎。

唐江西觀察使常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置於橋上。呼呷餘喘。須臾將死。羣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愍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常既不可脫衣為質。乃以所乘蹇易之。既獲。遂放於河中。徒行而去。時有葫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恠。占事如神。後數日。常因問命。葫蘆先生倒屣迎門。忻然謂丹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丹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丹思良久。不能得。因曰。先生誤矣。但為決窮通。先生曰。我焉知君之福壽。元公即吾師也。往當自詳之。遂相與策杖至通利坊幽巷內。見一小門。葫蘆先生即扣之。食頃。有應門者。

開門延入。行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鬢數人。皆極妍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常帶。從二青衣出。稱曰元濬之。向常盡禮先拜。常驚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實所未喻。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為君所生。恩德如天。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為心。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效耳。常乃矍然。知其龜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留連竟日。既暮。常將辭歸。老人即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與常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葫蘆先生曰。幸借吾五千文。以充常君致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常再拜而去。明日。葫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常賴以濟。其文書具云。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授咸陽尉。又某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皂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常常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日月無所差異。洪州使廳前。有皂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

俗相傳。此對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常在位矣。一日樹忽生花。常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常遇元長史也。頗恠異之。後每過東路。即於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葫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變化無常。安可尋也。常曰。若然。安有中橋之患。先生曰。此難困厄。凡人與聖人。神龍與蠕蠕。皆不免也。又何異焉。

唐大和中。有處士姚坤。不求榮達。常以醫卜自適。居于東洛萬安山南。以琴罇自怡。居之側。有獵人常以網取狐兔為業。坤性仁。恒贖放之。如此活者數百。坤舊有莊。質於嵩嶺善提寺。坤持償贖之。其知莊僧惠洺行兒。常於閭處鑿井深數丈。投以黃精數百斤。求人試服。觀其變化。乃飲坤大醪。投井中。以磴石揜其井。坤及醒。無計躍出。但飢茹黃精而已。如此數日。夜忽有人於井口呼坤姓名。謂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不少。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於塚上。因從竅中窺天漢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奮飛。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飛出。躡空駕雲。登天漢。見仙官而禮之。君但能澄神泯慮。注盼玄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飛出。雖竅之至微。無所礙。

矣。坤曰：汝何據耶？狐曰：君不聞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訖而去。坤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忽能跳出於磴孔中。遂見僧，大駭。視其井，依然。僧禮坤，詰其事。坤告曰：但於中餌黃精一月，身輕如神。自能飛出。竅所不礙，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墜下，約一月後來窺。弟子如其言，月餘來窺，僧已斃於井中矣。坤歸旬日，有女子自稱天桃，詣坤云：是富家女，誤出失蹤，不可復返。願持箕箒，坤見之，妖嬈冶容。至于篇什筆札，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後坤應制，挈天桃至京，至盤豆館。天桃不樂，取筆題竹簡為詩一首曰：鈿華久御向人間，欲捨鈿華更慘顏。縱有青丘今夜月，無因重照舊雲鬟。吟諷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執良犬，將獻于裴度。入館，大見天桃，怒目掣鎖，連步上階。天桃亦化為狐，跳上犬首，抉其目。犬驚騰，號出館，望荆山而竄。坤大駭，逐之，行數里，犬已斃。狐亦不知所之。坤惆悵嘆息，盡日不能前進。及夜，有老人挈美醞詣坤云：是舊相識，既飲，坤終不能達相識之由。老人飲罷，長揖而去。云：報君亦足矣。吾孫亦無恙，遂不見。坤方悟狐也，後遂絕。

唐李元於吳江岸見小赤蛇，長不滿尺，為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之，放於茂草中。明年再經長橋，有進士諸浚謁見，曰：浚居橋尾數百步，大人遣奉召，幸怒坐邀，遂同至一山樓殿，寶飾侍衛甚嚴。俄一人高冠道服，引元坐曰：小兒不幸，幾死頑童之手，賴君子活，此微命。顧浚今再拜，乃命置酒水。陸交錯曰：吾乃南海之鱗，有功於世，天帝詔居此，封安流王。吾有愛女，小字雲姐，今欲贈子，子納之，當得其助。元乃別去。後赴禮闈，明日當試。雲姐豫告以所試題目，元頗留意，暨入試，果得大捷，薦名登科。雲姐告辭曰：奉王命不敢以留，作詩別曰：六年於此報深恩，水國魚邦省二親。莫為初婚又相別，都將舊愛與新人。時元新娶，故也。

宋東平董瑛，堅老之父。知澤州陵川縣，素荒寂，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饌蕭索為苦，會將嫁妹，郡官寄餉鷄子三十枚，食其七，而留其餘掛於堂內梁上。已而妹婿至，庖妾請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著裙帔而跛足，旦起類面，妾持以取所掛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乃捨之。遍求牝鷄於同官，分抱焉。皆一一成鷄，唯一雌鷄。

病脚童自是不殺生。

偽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於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貫。弘泰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貸之。足以奉償。弘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

宋番城西南數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餘家。皆以漁釣自給。有屈師者。買得他處魚塘。至冬築小堰于外。盡放塘水。欲竭澤取魚。見兩大黑鯉。越出堰外。復乘水跳入。如是者至再三。竊異焉。迹其所為。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能出。故雌雄往來。且啣且徙。寧其身之陷死地而不恤也。屈生慨然大息。乃決其堰。悉出之。棄後而歸。後數年病死。入冥陰。官語之曰。汝漁者以網罟為業。而有好生之心。其用意非他人比。延汝壽一紀。歸語世人。勿殘天物也。蓋死一夕而復生。

宋洪慶善妻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患瓦隴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裸體羸瘠。前後

各以一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隴也。夢中能記其數。取視之。已為一妾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次夕復夢丐者。拜謝庭下而去。宋汪丞相廷俊。宣和中為將。作少監。時與鄭深道資之。為同僚。一日坐局。汪得六鮮鯉。將饋之。鄭不知也。方假寐。夢六人立階下。自贊云。李秀才乞公一言。干少監乞命。鄭曰。不知君等何罪。俱曰。公只一言之。鄭許諾。既寤。達之汪公。汪曰。適得六鯉。將設饋。豈為是耶。遂放之。鄭至夕寐。又夢六人來謝。自此遂不食魚。

宋富商楊序。宣和間。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物命。乃可獲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佛書有云。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圖之。序於是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即從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既而果然。

宋葉三解元。有饋大鼈者。投之水。數日又進。葉熟視之。即前日所放之鼈。

遂於腹下刺一佛字放在濟川橋下。壬子歲父子同應鄉舉。洪水驟漲。舟至金水灘。幾覆。湏臾復正。若有物扶其舟。及至安流。鼈現佛字。始知即所放者。是夜夢一皂衣嫗曰。爾子璿。今秋領鄉舉。是年果然。

宋程原常。婺源人。與妻嗜食團魚。令婢梅香。主魚餌。每滋味不適口。即撻之。嘗得一大者。長尺餘。方操刀欲殺。觀其伸縮顛悸。為之不忍。指而與言曰。我尋常烹煮。必遭杖責。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於舍後。汚池中。池廣。水亦未嘗竭。程夫婦以鼈肥大。且滿意。飫餐之。既失之。怒甚。杖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疾發狂。奔躁昏憤。家人知其不可療。昇入池上茅亭。以待命。終明日天曉。有扣宅後門扉者。謂為鬼物。叱去之。乃言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乞令歸家。啓閤信然。問其故。對曰。半夜後。髣髴見一黑物。將濕泥草。遍覆我身。環繞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所苦。始知獨在亭上。程氏未以為然。迨暮。復使假作如昨日。偃卧。而密伺察之。見巨鼈自池嚙水藻浮萍。編覆其體。程不省其故。婢乃詳述。放鼈之由。云。今比昔日。其大倍加。視尾。後穿竅猶存。於是竭池取之。送諸深潭。程遂

舉家或不食。嘗有名醫云。熱證之極。卒未可解者。汲新井水。浸衣裳。互熨之。為妙。不謂水族細類。亦能如此。蓋陰德所致也。

宋井陘何縣尉。天資仁慈。每出見捕雀者。必毀其具。逐其人。見活雀。必買而放之。常戒其人。使易業。如是者三年。代期將近。鄉民有被盜劫殺者。上司督捕急迫。不能獲。忽有群雀數百。飛迎馬首。何深異之。既而雀羣飛滿路。傍百步外草舍上。何遣卒搜屋下。果有七人。醉卧未醒。及有賊仗在傍。擒之。乃真盜也。遂解于官。何尉美解。竟受捕盜賞秩。古有犒環之報。信矣哉。

宋王夢龍。知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雛。王方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非探巢之卒。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還其雛。鷹乃引羣鷹飛鳴。旋繞於廳上。若告謝之意而去。

宋蜀郡舉人張洸。雍熙丙戌歲。往嘉州謁平羗令。舩次平羗。既下。夜泊。忽夢二人。容貌端嚴。白衣華煥。於洸前俯伏求救。洸覺。唯聞舩棧下跳躑之

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洗遂取魚。棄于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人。衣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平羗。因以夢告平羗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筭也。當延君笑耳。洗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記夢魚之事。享壽七十八而卒。

宋息州李景文。惡殺好生。凡有賣魚蝦螺蚌之屬。盡買而放之。池。景文常服丹砂。喉吻生煙。眼鼻出火。皮膚如裂。煩躁欲死。投浸池中。螺蚌遍體如吃。噏然。須臾平復。池水為熱。螺蚌十數斛。紛紜登陸。昇於江。人謂其好生之報也。

宋景定癸亥。荆門軍黃芥子。處京學。病亟。報其子至。未至十數里。宿田舍。繼有扣門投宿者。與黃各通姓名。談論古今。亶亶可聽。因問黃來故。曰。尊君得非黃芥子耶。黃曰。然。何故相識。其人曰。予死。尊君實生之。近聞其病。乃因多食魚生。胸中積冷。誤食涼藥。今但服薑附湯。可愈。今幸相遇。予可毋行。言訖不見。黃到京。乃知其父因上膈熱。多服涼藥。與冷積相併。遂服薑附取效焉。芥子未嘗活人。但同齋魯獲一龜。將脫其殼。黃憐而縱之。蓋

其報也。

唐劉彥回。其父為湖州刺史。僚屬從銀坑回。有以一大龜為獻者。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日復同送于坑所。父歿。彥回為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惶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龜似欲引路。從龜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復夢大龜曰。昔在銀坑。嘗蒙先使君救脫之惠。今故奉報。昔應世真人曰。一切翽飛蠢動。皆不可殺。龜蛇二物。尤不可殺。若輒殺之。或至殺有靈者。其陰精定能害人。是以識者常加救護。必獲其報。

宋宋郊。宋祁。方壯角。同肄業大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太宗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廛邸。僧執太宗手。驚曰。公風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太宗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太宗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

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宗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宋京師有一酒匠。每日見酒及水內浸死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生則放焉。如此數年。所活者甚多。一日偶被罪當死。官欲行刑。府官執筆書判。有一蠅抱筆頭。不得書。遂去之。再點筆。復如是。初以為偶然。至三四次。官疑有寬抑。乃再閱。審問未決。間忽遇大赦。得免罪而還。夫蠅至微之虫。何識而致是。不過造物者用之以報酒匠之善心爾。

宋嗜參。養母至孝。曾有鶴為人所射窮而歸。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啣明珠來謝。鬻數萬緡。參家遂殷富。

晉李冲元。好食鱸。嘗夢一媪。衣皂衣。告曰。我腹中有五千子。我死。子亦死矣。儻能生之。獲福無量。冲元意其鱸也。遂捨之。誓不再殺。後夢此媪來謝。家由此益裕。

宋張提刑。亦獻。嘗與妻戮力。就屠家買物。命放生。日有定數。十餘年後。其

妻死。張於密室脩跡。以平日所放物命。追福。手自焚之。人無知者。至大祥作黃籙齋。道士拜章。羅言宜人。別無過。又得所放物命功德。疏功德最大。已超生天界矣。始大驚悟。遂勵志不衰。

宋蔡君謨。未仕時。每喜食鶉。一夕夢褐衣老人曰。來日當被害。願公貸命。蔡問汝何人。乃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詢於厨中。有黃鶉數十。放之。經夕。復夢褐衣老人曰。感公從禱。已獲復生。今上帝已命注公高爵。後蔡果顯貴于時。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

晉李奚子。東平太守李忠祖母。本一山媪。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家。遂留不去。媪濟以穀。且不敢驚。上帝謂有仁心。賜令度亡。後得道居華陽洞宮。

後魏裴安祖。閒居養志。不出城邑。曾於天熱時。舍大樹下。有鷲鳥逐雉。雉

急接之。遂觸對而死。安祖愍焉。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恠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昔有大對僊者。居旻伽河。即恒也。側棲神入定。積年之久。形如槁木。遊禽棲集。遺足拘律。果樹。果於其上。暑往寒來。乘陰合拱。一夕忽從定起。欲去

其樹。又恐鳥驚。於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訖乃起。天美其德。賜號大對僊。

陳巖恭者。黃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之。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五萬錢。往鄂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舩載物而下。去鄂州四十里。江中逢一舩。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三萬錢。願以贖之。龜主喜曰。請以相售。恭遂盡買放之。江中唯空舩。詣鄂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舩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日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三萬。付恭父母曰。公兒在鄂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恠愕。以為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因留客為設食。明日客辭去。後月餘。恭還家。父

母大喜。而問附錢之由。恭荅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其月日。乃贖龜之日。於是知客乃龜也。父子驚嘆。

隋智者法師。以身衣勸人贖。龜。音龜。取魚箱也。一所為放生之池。時臨海內史計

翊請講光明經。漁者聞法。皆好生去殺。舍江溪。篋梁三十六所。三百餘里。俱成法池。翊後還都。坐事被繫。臨當伏法。遙冀智者垂救。夜夢羣魚巨億。吐沫相濡。明旦有詔。時原翊罪。

唐魏郡馬嘉運。性不嗜殺。在蜀之日。見人將竭池取魚。嘉運時為人講書。

得絹數十疋。因盡買魚放之。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控馬一疋。先在門外對下立。嘉運問是何人。荅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

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見。不恠也。

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嘉運即於對下上馬去。其屍倒卧於地。俄至

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在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嘉運相

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否。

昔張總管家。某曾相見。總管無狀。非禮殺我。我訴於天曹。已三年。為王天

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伸。官已退之。不久將至矣。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且就霍司刑處坐。嘉運見之。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章也。延嘉運坐。曰。此府記室官。缺。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為此官。見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為官。得免幸甚。章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有相識可舉。今作。俄有人來云。公已起。引嘉運入。見廳事。有一人坐。肥短黑色。呼嘉運謂曰。間君才學。欲屈為記室。其能為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此任。公曰。識霍章否。章曰。識之。因使召章。問嘉運才術。章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可。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章與之別。云。倩君語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賣我所乘馬作浮圖。汝那賣馬自費。速如我教造浮圖。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向見張公瑾妻所言。天主者為誰。章曰。公瑾鄉人王五戒。死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已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澁道。命由此路歸。下澁道如跌而寤。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

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為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自二人亡後。嘉運嘗與人同行於路。忽若見官府狀。驚怖趨走。頃之乃定。同侶問之。答曰。向見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陳子良訴君。霍司刑為君被誚讓。君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後太宗使岑文本問其事。文本錄以奏。嘉運終於國子博士云。

唐荆南俞一即。專好放生。及塑佛像。後因病。見二鬼追之前路。多有飛禽走獸迎接。又遇千餘僧引至一所殿上。有王者坐。二判官持文簿侍側。王者命檢簿。有何善業。判官云。此人有贖放物命之功。所放者已受人身三千餘。合增壽二紀。命青衣童子送回復活。右手掌上有朱字數行。隱隱不能辨。蓋批判語也。

唐僧善信大師。學於馬祖。悟佛法大意。後往五臺。脩無碍供。久之。見老父謂曰。師之大緣。當在隨洪。師依教至大洪山。適居人以牲物禱雨于山之龍池。師止之曰。勿殺是牲。吾當為汝禱。乃登山宴坐。甘雨霈然。後忽以利刀斷左右足。置几上。白乳流涌。脫然坐化。

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浦中。李他往。忽見船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于岸。俄聞萬魚俱跳躍。有念佛聲。劉大恐。於是盡投魚于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題云。還汝魚直。

宋錢塘壽禪師者。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鬻魚蝦。輒買放之。以是破家。一日坐累當死。吳越王遊于江上。夢老人引魚蝦數萬至。云。此皆稅務官所放者。願王免其辜。王寤憐而釋之。乃捨身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死入生法。得向死地走一遭。抵三千年脩行。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一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飼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迎汝。可上我背。與汝俱升天。歲餘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於是舉家皆升天云。

元鄞城官講所有二僧同居。一僧苦於鼠。以大小二桶裝照鏡。搥鼠。機發鼠受搥。僧急去携水。欲澆殺之。同居僧不忍。潛揭桶縱之去。明日搥鼠僧他出。是夕僧獨宿。聞羣鼠喧聒異常。僧厭之。云。我他夕縱汝。汝反聒我。及早起。於榻前得青條一事。心甚疑焉。數日後。僧以條束腰。鄰僧見之。指云。此是吾物。嘗失之卧内。公奚得。僧陳所以。始知是夕鼠集黨。竊隣僧條以報德。故喧聒耳。

唐眉州通義縣楊寵。有女名正。見幼而聰悟。既笄。父母聘與同郡王生。一旦舅姑使為鱠。正見鱸魚生在盆中。不忍殺。請于舅姑而放之。一日正見迷入山中。有女冠在焉。知其有好生之心。留止山舍。常使汲澗泉。已數年矣。每於水次。見一兒潔白可喜。才及歲餘。一旦抱歸。兒已彊矣。視之乃茯苓也。因潔以蒸之。女冠出山。正見聞其香。因就甑取食之。自是容貌光彩射人。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三日昇天。

宋諸暨縣令潘華。依普賢懺法。不令人捕江湖內魚。是年奉詔還關。夜夢江湖中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輩不免。哀矣。華異之作夢魚記。以囑後來宰邑者。

宋荆南府左班殿直孫良嗣。一生虔奉真武常獲神貺。因見俗靈多殺物命。每自思惟。皆是輪迴。何忍為之。常於市肆買飛禽魚鱉之類。放之。經十五年。良嗣自然達性悟理。凡有作為。多有奇感。人皆誦曰。孫先生。忽一日無病而卒。卜葬荆積山南。開墳有衆鳥銜泥裝壘。土塋地穴出水。化生魚鼈。地生芝蓋。下槲時有五色祥雲。罩蔭四向。墳前有一小竅。現出龜蛇。盤旋喜躍。其靈應如此。

昔陵陽子明者。鉅鄉人也。嘗釣魚于漢水。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舂石肺水而服之。三年白龍來迎。遂仙去。

昔同州司馬裴沉。嘗侍再從。自洛往鄭州。在路日晚。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菜下。見一病鶴。翅閉上瘡。壞無毛。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裴曰。少年憫此病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即能飛。裴曰。請刺此臂血。老人笑曰。須三世人。其血方中。即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可。裴欣然。而返。至洛訪葫蘆生。陳其事。生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接針刺臂。滴滴乳下。滿

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信士。乃以血塗鶴。復邀裴至所居。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至一牀。與裴養生之要。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玉龕曰。此中有少漿。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如笠。中有漿白色。飲之不饑渴。漿味如杏酪。裴請為奴。老人曰。君有微祿。縱住亦不能終。其志賢。亦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今有一信。憑君傳達。因裹一幘物。大如盃。戒無竊開。裴還中路。將開之。幘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亦得信。開之。有物如乾太麥飯。升餘。其外後因遊王屋。不知所終。裴壽九十七而卒。

宋吉州隆慶長老。了達言。嘗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參數人。約往他郡行脚。人笠欲治裝。見笠內有鼠窠。實以碎絹紙。新生鼠未開眼者五枚。啾啾然。達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達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笠中。旬餘始不見。其中凜然。無滓穢。得淨笠。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來。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於是白主者告於衆。以其茶為供。而行。口足所至。不芸鼠。鼠亦不害。

巴淨明院有闍梨有元者。愛惜物命。嘗作勸放生文。鐫于板。邑人

一夕元忽夢與百餘人俱立庭下。皆云當就虛刑。元甚恐。念平生
生多惡行。乃至是覺。猶不樂。因出戶外。見有挈筠籃鬻小蟹者。因買放之。
其數果百餘。元乃悟。後竟坐化。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四

